

J
102-123
103

被擊落的武士道

地：某大都市附近鄉鎮

人：王有道 年六十左右

劉運生 年三十

劉妻 年三十以內

吳大媽 年四十

田士勤 年二十餘

張區長 年四十餘

王保長 年二十餘

俘虜日飛行員 年三十

羣衆數人

被擊落的武士道

神隱劇團集體創作
執筆者 鮑希文
整理者 董每戡

幕未開前，舞台內發出嗚嗚的警報聲，稍停又是敵轟炸機與炸彈爆炸聲，繼之是中國驅逐機與敵人戰鬥機發生激烈空戰的聲音，由遠漸近。

幕啓現出一個鄉鎮，鎮傍邊有一茶棚，離棚不遠有一高坡，坡上聳立着幾顆古樹，如果觀衆的視線，越過那高坡，就可以隱約地看見某大都市的輪廓這時，坡上正圍滿了許多鄉衆，爭看空戰，天空中不時發出格格格的機槍聲，與上下翻騰的機動聲，茶棚內坐着茶棚主人劉運生，正和其妻劉氏露出駭怕的樣子。還有客人王有道，正站在離坡較遠的地方，看那遠處被轟炸後的都市的大火。坡上的人看到緊張的時候，都拍手、蹣腳的喊叫起來，秩序是異常的紊亂。

劉妻：（指坡上的人）喂，你們這些不怕死的野男人，你們不要命，老娘可要命！

（一陣格格格的劇烈機槍聲）

劉妻：呵，嚇得忙往屋子裏桌子底下躲着！

運生：傻女人，何必要那樣大驚小怪的？

劉婆：（在桌下喊）老娘的性命要緊，快叫那些不懂事的雜種們滾開去。

運生：他們看他們的，干你甚麼事？

劉婆：（伸出半個身子來）你這個死東西，你不記得吳大媽的男人嗎？老娘可不願意守

活寡……（恐怖的他又躲進屋裏去了）

運生：娘兒們又撒野啦，你要守寡你守去，我不願意死。

有道：（走進運生）你們兩口子不要爭嘴吧，本來鬼子的飛機正在我們的頭上，要是真的扔一顆炸彈下來，也實在吃不消。

運生：誰不怕死呀？可是光怕有什麼用啊？鬼子要真的在這裏扔下一顆炸彈，你還躲得掉嗎？

有道：不用說了，你看（指城裏大火處）城裏今天不知道又給鬼子炸成一個什麼樣兒！

運生：狗娘養的鬼子，隔不了兩天就派些飛機盜到城裏來濫炸。

有道：（坐下來）住在城裏的人，如今真難過日子，說起來倒還是我們鄉間平安些。

被驚動的武士道

運生：這年頭兒也真難說，你說鄉間好些吧，前天橫店怎麼也被炸了呢？吳大媽的男人跟她兒子不都給炸死了嗎？

有道：唉！鬼子現在是到處搗亂，鬧得不讓人安靜。

運生：你想，吳大媽的男人，平時總不大上橫店去的，那一天他偏要去送衣服給他那個在橫店王興慶麵舖當學徒的兒子，那曉得這一看哪！就看到閻王爺那兒去了。

有道：這真是黃果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

運生：唉！吳大媽的命真是太苦了，如今男人和兒子都給炸死了。連屍首都還沒找出來哪！

有道：真太慘啦。

運生：慘！他媽的，這不都是鬼子賜給咱們的嗎？你還不曉得哪，吳大媽前天哭了一個晝夜，好，他媽的現在變成一個瘋子啦。（坐下來）

有道：「剛才我碰見她，在北街亂哭亂叫，見了人就喊我是她的男人，是她的兒子。」

運生：「一拳捶在棒子上，他媽的，東洋鬼子真不是人養的，管得人家妻離子散，骨肉不離散，像吳大媽這樣，她怎麼不發瘋呢？」

（一陣劇烈的機槍聲，坡上觀衆高呼「打下飛機來了！」并有多人湧着去看，此時武士勳——廿多歲的小伙子，從坡上下來喊運生）

武士勳：「運生哥，快去聽！打下一架飛機來了，還有一假背上背着白傘的人，從飛機跳下來，走吧，快點兒去聽。」

有道：「站起來走向武士勳」是誰的飛機給打下來了？

武士勳：「拉着運生的手向有道：讓我們聽了回來再告訴你。」

運生：「走，走，（站起和武士勳同下）」

有道：「自語」他媽的！什麼雞啊鴨的，老是在咱們這兒來下蛋，不幹他媽的糞架

道成話嗎？（又回到原位坐下來）要是把鬼子的飛機打下來了，那才是天

殺無落的武士道

(評) 女人在屋子裏叫運生，喊了出來)

劉妻：運生，運生，(不見人在)這不怕死的野男人，又到那兒去了，啊，王老伯？

有道：他剛才同十個一塊兒去看打落的飛機去了，

劉妻：該死的東西，屋子裏的開水也沒有人燒。什麼事都靠着我一個人，看什麼飛機

，碰到炸彈就好了，

有道：不要緊，聽說飛機已經打落了，

劉妻：我聽見楊家的星姐兒說，前天鬼子在城裏扔了一百多個炸彈，把城裏炸得稀爛

稀爛的，說是炸死的人，腦袋都裂開了，腳手都炸飛了，有的連肚子裏的腸子

也給炸流出來了：噫：噫：噫：噫：叫人看了以後，真是三天都吃不下飯。

有道：這都是天老爺降下的災星呀！

劉妻：可不是，你看吳大媽的男人，自從天運好好的在這兒坐着喝茶聊天兒，一會兒

就給炸死了，這真是從那裏說起？（忽又想到運生走向坡，高聲地叫）運生，運生，真討厭！要是碰着了炸彈，死了也活該，（氣忿地）運生，運生！

（張區長由內街上）

區長：喂！請你別亂曬，日本飛機還沒有走哪，

劉妻：（對區長）區長，運生真該死，跑去瞧什麼飛機，飛機又有什麼好瞧呢？還不是像雙蜻蜓似的東西嗎？

有道：張區長請進來坐坐喝杯茶吧，

區長：（微笑）啊，王老伯，請不要客氣，城裏的警報還沒有解除，我的責任還很大。有道：沒有關係，剛才聽說有一架飛機打落了，你聽，天上不是沒有嗡嗡的聲音了嗎？劉妻：運生去瞧飛機，你想多危險！（見兩人都不大關心的模樣，她就無趣地走進屋去了）

區長：在甚麼地方打落的？

被擊落的武士道

有這：我這不曉得，連生和士勳兩個人看去了。

（此時王保長由後街騎腳踏車趕上）

保長：報告翼長，剛才聽說獅子橋那邊兒落了一架飛機，還有一個飛機師，帶保險傘跳下來，并且城裏來了電話，說是飛機已經解除了。

翼長：哦，請你快去調查一下，如果是我們的飛機師，那末，你應該好好的把他請到翼公所裏來，如果是敵人的飛機師也千萬不可殺害他，務必先送到這兒來。

保長：是，我馬上就去。（急急推車，向坡下去）

有道：請進來歇一會兒罷，城裏不是拉解除警報了嗎？你一天到晚都忙著公幹，難在我們這兒坐一回，（說着遞一杯茶給他）

翼長：謝謝！真不敢當（接茶）

有道：像你們現在作一點事，可真不容易，時刻都在忙著這件，忙著那件的，又忙這受嚇，真是太辛苦了，這樣看起來，倒是我們享福，每天喝喝茶，聊聊天兒，

多清開？

區長：老伯，我們吃的是大家的飯，該替大家作點兒事，還說什麼辛苦，實在慚愧得很，譬如說橫店那一天被炸的，吧，

有道：那天橫店是怎樣炸的？那麼厲害？

區長：那天日本飛機向我們的飛機在橫店的上空碰着了，橫店的老百姓像看戲似的湧到鳳凰山上去，還有許多人穿着白色的衣服，有許多人亂喊亂叫，這一來給日本飛機瞧見了，就用機關槍掃射，還扔了兩個炸彈，結果炸死了那麼多人。

有道：啊，這些人真不懂事；哦，諸坐，請坐！（都坐下來）

區長：所以一些人都弄不明白，把自己的生命當着兒戲，還要帶累了別人，譬如，叫他們在有日本飛機來的時候，不可以穿花花綠綠的衣服，不可以大家圍在一塊兒，不可以亂跑亂叫，

有道：這些人怎麼連這些道理都不懂呢？不過這也只怪鬼子太野蠻了？

被擊落的武士道

區長：是的，鬼子就是這樣野蠻，以前有許多人說鬼子的炸彈不會向老百姓身上扔的，其實，這都是漢奸欺騙人的話，你瞧，他現在專門找着老百姓多的地方炸，最熱鬧的地方炸，橫店被炸光了，南街北街炸得一塌糊塗，日本人的炸彈是沒有一點兒人情的，

有道：聽說前些日子重慶被慘炸了好幾次，炸死了好幾萬人，同時萬縣，成都……許多地方都遭了劫。唉，……我們還是要躲藏起來才對，不能白白讓鬼子的炸彈碰死了。

區長：是的，我們是要免除無謂犧牲，日本飛機來了，大家都要小心的散開別讓牠在天空發現目標。頂好是到防空洞裏去。

有道：是的，防空洞裏面要安全得多！你不是在大圍子修了幾間嗎？

區長：修是已經修好了，可是我還覺得不夠，而且那幾個洞都打得不得深，恐怕不堅固。

有道：（走近他）是的，要修就得修，不曉得用甚麼材料最隱密？

區長：最好是用鋼骨水泥做成的，不過那樣的大工程在咱們這種地方做不起，而且也不必要，可是能夠適用的却也有一種。

有道：是那一種？

區長：用三合土築成的也好，我預備在黃土坡後面再建築幾個大一點的你說怎樣？

有道：那當然更好啊！（點點頭，邊說邊走過另一桌邊坐下）唉，真想不到鬼子怎樣會做出這種喪盡天良的事來，野蠻到這種地步？

區長：哼，無論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人民，談到日本在中國的殘暴行為，沒有不咬牙切齒的痛恨，而對於咱們中國却都是很同情的。

劉妻：（從屋裏出來）王老伯連生還沒有回來嗎？張區長你想連生多大胆子啊！

有道：還沒有，區長，他的飛機可是在我們天空裏飛來飛去，到底有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把他攔住呢？

被擊落的武士道

劉妻：這還有什麼辦法呢？要來還不能來嗎？

區長：怎麼沒有，只要我們有很多的飛機，很多駕駛飛機的飛行員，還怕搞不住嗎？

（劉妻走向後看）

有道：不是聽說在外國買了許多飛機回來麼？

區長：光靠在外國買，也不是永遠的辦法啊，你要知道，咱們中國這次是長期抗戰，當然就得要有長期的準備，就拿飛機來說罷，我們要是自己能够製造的話，那該是多麼方便？

有道：現在我們中國自己還不能製造嗎？

區長：聽說政府裏已經準備大量的製造起來，可是，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造一架飛機需要許多錢，而且訓練一個駕駛飛機的人員又特別不容易，所以要大家的力量，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坡後突然傳出一片喊打之聲，「打死這隻狼」「打死這個刽子手」，喊聲從坡後

湧將上來。

區長：（站了起來）啊！他們一定把俘虜抓來了。

有道：（也隨着站了起來）甚麼？是不是把日本鬼子抓來了？

區長：是的，你聽（指坡後）他們在喊……（說着走到茶棚外面觀望）

有道：（隨着區長到茶棚外面觀望）哈哈……果真是把日本鬼子抓來了，這真是天有報

應哪！

（區長在坡後急呼喊着：「請各位不要打了，快見區長去，」運生推着保長的牌車，許多人都擁擠着推俘虜上來，內街也跑出了許多看熱鬧的人，）

劉妻：他們抓來一個日本鬼子！

保長：（拉着俘虜從坡上下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運生：（把牌車放在後傍）今天非要打死這個殺人的強盜不可，

士勤：打……（一拳打俘虜，被保長攔住）

被擊落的武士道

保長：各位別動粗，區長在那裏，

羣衆：打……（羣衆打聲）

保長：光打死了他是不會消除了我們心頭之恨的。

（衆人仍然止不住怒氣，保長急得沒法，連忙拉着俘虜走進茶棚裏面，區長急

忙攔住了衆人）

區長：請你們大家靜平平氣，聽我詳細問他，要殺他砍他都不費一點力氣，不過上面的命令，對於抓住了的俘虜，是不准殺害的，

羣衆：不准殺害？（不明白似的）

區長：因爲俘虜是失去武裝不能自衛的人，各位應該活活地把他抓來，照上面的規定是有賞金的。

士：勸……區長，我們不要賞金，他媽的，我們要報仇，就該活活的打死他！

羣衆：區長，他不就是殺死我們父母姊妹的劊子手嗎？

劉婆：吳大媽的男人和兒子，不就是給這些鬼子炸死的嗎？

有道：區長（指俘虜）他殺死了我們這麼些人，不打殺他，還留著幹嗎？

區長：各位的意思我全知道，可是，他現在是完全没有殺人武器的人，我們殺了他，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們不能這樣做，我們是講道義的國家，我們要感化他，要使他能覺悟起來，況且他們也是受了國內軍閥的壓迫欺騙的。

（大家的怒氣稍平定了一點）

區長：（向俘虜）你叫甚麼名字？

俘虜：（低頭不語）

羣衆：快說啊！

有道：說啊！你叫甚麼名字？

俘虜：……

運生：他媽的，說呀！

被擊落的武士道

士：勤：不說，不說老子可要捧你！（撈袖捏拳，欲打狀）

保長：區長，大概他不懂中國話吧？

區長：（點頭會意，在腰中拿出一張紙，用鉛筆寫着）你會不會說支那話？「給俘虜看

，俘虜仍不語」你是真的不會說中國話麼？

運生：鬼子，你別裝蒜吧！

士：勤：你不開口，老子可要用針來刺你的嘴。劉大嫂子借枚針給我。

劉妻：好，我去拿針給你（說着走向門）

有道：（向劉妻）別忙！別忙！（回頭向俘虜）你這個不識好歹的傻瓜，叫你說幾句話，

也吃不了虧。

俘虜：（仍不語）……

保長：你快些開口吧，不說，那你就想死。

區長：你果真不開口，那他們就不饒了你的。

劉妻：我有的長針，不刺他是不肯說的（走向門去，站在桌右前）

俘虜：（突然抬起頭來）你們要我說些甚麼？

區長：你叫甚麼名字？

俘虜：小田三郎。

劉妻：啊！中國話講得挺漂亮哪！

運生：你們爲什麼來轟炸我們？

俘虜：我不知道，還是上面命令。

區長：命令！難道爲什麼到中國來作戰，你們都不明白嗎？

俘虜：怎麼不明白？他要我們來征服你們支那……！

士勤：爲什麼要征服我們中國？中國同你們有甚麼仇？

俘虜：仇？那不知道我們祇知道是來征服你們，發揚我們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

區長：（笑了）武士道，哈哈，現在你們這些武士道可憐極了，

被轟炸的武士道

俘虜：怎麼？我們是永遠勝利的，我們佔了你們好多地方了，

區長：這於你們這些武士道有什麼好處，不要慌，你們現在是受了國內軍隊的欺騙，

替他們做牛馬來送死，都還不覺悟嗎？

俘虜：（仰頭向區長）甚麼叫欺騙？皇帝的命令，我們敢說不服從嗎？

區長：聽從！你們服從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可是你看這（指城市大火處）這許多和你們不相干的老百姓被你們殘殺了，許多不妨害你們的財產房屋被你們炸毀了，老實告訴你，我們中國的弟兄們，決不會這樣野蠻不講人道；只有你們把殺人當着玩意的皇軍，才做出這些喪盡了天良的事來。

俘虜：（儲鐵起來）你不要侮辱我們武士道！……

區長：武士道？專門在中國殺人放火，奸淫擄掠，什麼武士道？簡直是禽獸！

葉：禽獸，禽獸！

士勤：（握緊拳頭向俘虜惡狠狠地）媽的，你沒有想到也有一天會落到我們手裏來的。

俘虜：怎麼？你們要殺我嗎？（有點駭怕）

有道：殺你！我們決不像你們那樣蠻無人性。你看，我們的張區長（指張）從來待人都是和平親愛，他不會殺你的。

俘虜：（望區長）那到底要把我怎麼辦？

區長：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好朋友，我們不會殺你的，只要你真正覺悟……！

俘虜：你是不是想騙我說出軍事的祕密來，然後再殺我。

運生：（往後邊氣不過）他媽的，要殺你還等到現在嗎？

區長：絕對不會的，你不要懷疑我們，也許你以前聽見你們軍閥的胡說，你會誤解我們中國的人民，現在你可以看看（指羣衆）他們都是最誠實最和愛的人民。

俘虜：哼！我殺過你們，你們不會殺我嗎？

區長：你以為你們殺了我們的許多同胞，我們抓到你們就殺了報復嗎？

俘虜：當然囉！

被釋放的武士道

區長：也許你們是這樣的，不過，我們不是這樣，現在在我們國家裏有許多你們貴國的兄弟們，他們有的是不願再受軍閥壓迫，投降了我們，有的雖然是被我們抓過來的，但是我們和他們像自己的兄弟一樣，現在他們都覺悟了。

俘虜：哦，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嗎？我們皇軍都是寧死不投降的。

區長：但是你却沒有想到，你們皇軍給你們的痛苦，是已經不能忍受了。

俘虜：（低頭不語）！……

區長：王保長。

保長：有甚麼事？

區長：你趕快回到區公所裏去，打電話給城裏縣政府，報告我們在邊兒打獲了一架日

本飛機，抓着了二名俘虜，請示怎辦，快去，快去。

保長：是，是，（急推腳車下）

（內街突然傳出女人哭喊之聲，非常淒切，衆人均向內街望去）

劉妻：啊！瘋了的吳大媽來了！

有道：（步至近內街口處探望）啊，真的是吳大媽來了，你們看（衆人擁過去）她手上還拿着一把菜刀。

運生：來了，來了，到我們這裏來了，

（此時舞台燈光稍黯，吳大媽披看頭髮，手拿一把菜刀上，當地一見衆人就狂笑起來）

吳大媽：哈……哈……（見出亡勳）我的明兒……我的明兒，媽媽來了（向田士勳狂撲過去）

士勳：不要糊塗，你的明兒給鬼子的炸彈炸死了。

吳大媽：啊，炸死了！……不……不……沒有炸死（她又望見王有道）啊，明兒的爹，你

……你你也在這裏？

有道：吳大媽，不要糊了心，我……我是王有道呀！（連忙躲到茶棚裏來）

被壓蓋的武士道

區長：（向劉妻）喂，請你快勸勸吳大媽，

劉妻：（忙到吳大媽面前）吳大媽，不要難過，區長在這裏，你丈夫和兒子被鬼子炸死了，現在把鬼子抓來了呀！

吳大媽：把鬼子抓來了嗎？哈哈……，我可以報仇了。在那裏？（說着即猛的衝進菜棚向俘虜這裏，把手上的菜刀砍過去，俘虜急快躲開，區長上前攔住）

區長：吳大媽不要這樣！

吳大媽：啊，區長！我的明兒和他爸爸都被鬼子炸死了，我要我的明兒和明兒的爸爸呀

……（說着極力想衝了過去被區長攔住）

區長：運生哥請你兩口子拉住吳大媽。

（運生和其妻緊緊拉住吳大媽，吳大媽仍然狂奔着想過來，俘虜此時嚇得急忙躲藏在菜棚內的屋角底下）

吳大媽：你們爲什麼拉着我，你們不准我殺鬼子嗎？……（想用口咬運生的手）

運生：吳大媽，區長在這裏呀！

吳大媽：區長在這裏，我要我的明兒，和他的爸爸，（被拉得不能動，嗚嗚的哭起來了）你們就沒有丈夫？沒有兒子？你們的丈夫和兒子要是被鬼子炸死了，你們就不想報仇嗎？

有道：（在棚子裏面向俘虜）你看看，這是一家好野的三口子人，如今無辜的被你們炸死了兩口子，害得妻離子散急得變成瘋子了，我問你，你們在中國為什麼要做出這樣喪盡了良心的事來？

俘虜：唉（長聲歎氣）

吳大媽：我今天定要跟你拚命不可，（用牙咬開二人的手，區長急忙叫衆人上前拉住）。你們這些人都是漢奸嗎？你們為什麼不准我去殺死日本鬼子！

運生：吳大媽，區長已經說過的，上面有命令，凡是活捉住的鬼子都不准殺死，要我們恩待鬼子，使鬼子自己悔過。

被擊落的武士道

吳大媽：不行，我的明兒和他爸爸已經給鬼子炸死了，除非叫鬼子還我的明兒和他爸爸！（想奔過來不能）

區長：運生嫂，這是請你犯吳大媽送回去歇息歇息，這樣子在這裏太難過了，

劉妻：（拉吳大媽走）吳大媽你要聽區長的話，走吧，回去歇一會。

吳大媽：我到那裏去歇一會？我還有什麼家，（說着又大哭起來），難道不准我報仇嗎？

區長：吳大媽，請你不要難過，先回去歇一會兒，明天我呈報縣政府一定想法子使你好好的過活，決不使你受屈的，

吳大媽：（指俘虜）你沒有爹媽兄弟，妻子兒女的嗎？

俘虜：（低頭不語，已有餘意），

區長：是的去年五月廿四那天，咱們中國的空軍，到你們日本遠征的時候，假使不散

傳單，扔的盡是炸彈，你該怎樣？

劉妻：對呀！如果那些傳單都變成炸彈，正扔在你的家裏，炸死了你的爸爸媽媽，炸

死了你的兄弟姐妹，炸死了你的妻子兒女，你該怎麼樣？

有道：你說呀，那時你該怎麼樣？

俘虜：（雖不語，已懺悔自己的罪惡），……

吳大媽：今天一定要跟你拚命！（又是一陣狂奔，被衆人拉住），

吳長：運生嫂，請你趕快送吳大媽回去歇歇！

吳大媽：我一個人活在人世上有什麼意思，你們不准我殺死鬼子，好！（說着就向內街

跑去，運生女人急跟上）

有道：士勤哥，運生哥，你們都跑去勸勸，恐怕吳大媽太急了會去尋死（二人急下

）。

吳長：（走進俘虜）朋友，剛才你該明白了，這幕慘劇，不都是你們皇軍賜給他們的嗎？

俘虜：（突然，感動他）是我們的罪孽，我明白了，我們受了軍閥的欺騙，請你們給我

被壓害的武士道

裁判，我願意死。

羣衆：只要你能真正覺悟過來，我們絕對原諒你的！

俘虜：我真不知道軍閥的毒計，會給我們麻醉到這種田地，難怪近來武漢，南京，...

...有許多的兄弟們都鬧着厭戰自殺，啊！你們能原諒我嗎？

區長：是的，一定原諒你的。

有道：只要能改過自新，俗語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區長：你現在是明白戰爭的痛苦了罷？

俘虜：誰都不願意戰爭，我家裏還有一個七八十歲的老母，一個年輕的妻子（作回憶

思念狀），

有道：啊，你家裏還有這麼多人嗎？

俘虜：是的，還有兩個小孩子。

有道：你不思念她們麼？

俘虜：怎麼不聖念呢。以前我每天都要寫一封信，告訴我在中國的情形，其實我也欺騙了他們，我在這兒所過的生活，完全不是人的生活。

有道：這是什麼意思？

俘虜：因為，也許我們在中國作戰，生活太枯燥了，所以，每天喝酒，玩女人！……那些萬惡的軍閥，不但不阻止我們，而且還鼓勵我們，要我們這樣做。

有道：真該千刀萬剮的軍閥！

（此時王保長由內街推車上）

保長：區長，剛才我已打電話縣政府裏去，說是已經派汽車來接俘虜了。

區長：好，你就到車站去看看，要他開到這兒來！

保長：是，（推腳車從坡下去）

區長：（坐下喝茶）好吧，請你（指俘虜）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吧！

俘虜：我真感謝你們，不但不殺我，而且還這樣親愛的寬待我，唉，皇軍（坐下）你們

被擊落的武士道

抓着了，那人是在這裏的，……

羣衆：你們要是抓到了，我們的人是在怎樣？

有道：大概抓到了，總是殺死吧。

俘虜：殺死，光殺死還算好的……

有道：怎麼樣？

俘虜：，每逢捉到了一個中國人，就可以當把戲耍。

有道：甚麼叫做當把戲耍？

俘虜：比如是男的，一羣一羣的活埋，用洋油燒，女的就強姦，把全身衣服脫得精光

，還要把奶子割掉，……

有道：唉，這簡直是太無人性了

羣衆：他媽的！

（運生低低張張上）

運生：區曼，不得了，

區曼：怎麼樣？

運生：吳……吳大媽……

有道：吳大媽怎麼案？

運生：吳大媽碰死了……（衆人驚）

區曼：怎麼！剛才我不是叫你們去照顧她的嗎？

運生：是的，我們剛剛勸好她，那曉得她竟趁我們沒有防備的時候，猛的一下子碰到

木樑上，就昏死了。

停房：是剛才宰殺我的那個女人嗎？

運生：（氣憤）他媽的，當然哪！

停房：（突然發現吳大媽丟在地下的菜刀一把），我也沒有臉再見世人，我只有死才能

抵償我的罪惡（拾刀自殺）

被殺害的武士道

區長：（急忙上前拉他，可是俘虜已無暇傷自己的頸項）不要過於感傷，……

（有道運生見區長去拉，也都上前幫忙）

俘虜：（在昏迷中）我還有臉見正義的人們嗎？（倒在區長的懷中）

保長：區長，城裏的汽車來了，

區長：趕快把他抬了去，

保長：怎樣呀，（忙去同運生抬俘虜）啊，受傷了！

俘虜：（大聲地呼）愛正義的人們，殺盡那些萬惡的日本軍閥，不打倒日本軍閥，世界

是不能和平的啊！

全體高呼：打倒萬惡的日本軍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幕急閉）

悔

罪

男

悔 罪 男



沈 沉 設 計

「悔罪男」

創作者 田 琛
整理者 董 敏

全劇人物：

張 母：五十多歲，慈善的老嫗。

張 七：二十多歲，健壯的農夫。

張二妹：十七八歲，天真活潑的鄉姑。

保 長：三十多歲，忠厚老誠。

日本飛行員：廿五六歲，受過高等教育。

中國飛行員：廿多歲，中國空軍校卒業。

鄉人—— 男女數人：

地點：四川省，重慶附近的鄉村中。

時間：一九三九年的春天。

悔 罪 男

構景：張七的家中！舞台的正壁，有通外面的雙扇門，兩邊各有小格子窗，右壁有通內室的單扇門，屋內的陳設很簡單處處都表現着是農人們的小家庭的客室。

這房子的空氣很好，由門窗可以看見那萬里無雲的晴空，可愛的春光，普照着這一片大自然的田園，萬物都在陸笑春；看！這和平的色調、是十足象徵着大中華民族嗜愛和平

幕啓：時間是午後了，剛吃過中飯，

張母，她穿一身破舊的短衣服，頭髮白了，眼睛花了，所以她在工作的時候，必須戴她的老伴：「花鏡」，才能一針針的做的下去——這時正坐在椅子上縫衣服，

張三妹，一個年青而貌美的村姑，穿一身短衣服：土身是麻花的圍布，下身是藍青色的褲子，黑長的大辮子，扎着紅辮根，祇是光着一雙大腳鴨子，這

時正蹲在通外面的門的門口洗她哥哥的衣服，

母：「在引針」二妹呀！

妹：「聽見媽媽喊她，趕忙的答應」呀！「活潑潑的跑進來，一方面擦着手問」幹什麼？

媽！

母：來，妳把我的針線替我引上吧，我實在沒這個能力了！妳看：我怎麼都引不上，

妹：「見狀大笑」哈……哈……嬉嬉……嘿……嘿……

母：好了，好了，別笑了，快給我引上吧，唉！真是人老珠黃不值錢了！前幾年還可以馬馬虎虎的，做這個呀，做那個呀，還都可以將就，從今年開春起，人顯着格外的老啦，眼也花了，牙也掉了，頭髮也白了，吃不動，走不動的，坐這麼一會兒工夫，腰都酸疼酸疼的，「用手搓着腰骨嘆了口氣」唉！

妹：「把針引好，遞給她媽」給您吧，引好了，這麼大的針眼兒，還引不上，要是绣花兒針那麼小，更引不上了，真是的，老就老的那樣兒，「轉身給媽倒茶」

母：「這孩子不要笑話我，幾年青的時候，還不是笑話妳奶奶的眼睛不好使喚，想不到我也老的這麼快，唉！活着也是白吃飯，

妹：「仍去洗看衣服媽，您不要做了罷，休息一會兒等我把哥哥的衣服洗好，我來替您做吧，

母：「轉臉問」妳哥哥在屋裏沒有？

妹：他呀？大早上就跑出去了，媽，哥哥不怎麼的啦；好像瘋了似的，有時候，一個人也不讓站在他的眼前，有的時候，又害怕起來，一定要很多很多的人陪着他，給他請先生看看，他又說：「我沒病，我什麼病都沒有我心裏很明白」；可是，一會兒又喊叫：「你們給我滾，滾滾！我沒有殺人！我沒有犯罪！」媽，哥哥的病到底怎麼辦好呢？

母：「憂愁的」誰說不是呢！諸先生，他把先生給嚇跑了，那有什麼辦法呢！「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唉！服看看稻子該割了，他這個樣子還能調田裏去嗎？真是老天爺不睬

眼睛，偏叫黃鼠狼咬病鴨子，日本鬼子的飛機，不定哪天又來啦，轟隆，轟隆的亂炸，這日子叫人怎麼過呀！，我為天爺！

妹：「走近她媽的旁邊說」媽，您怕日本鬼子的飛機扔炸彈哪？媽，「她甩去兩手上的「木」！

母：我倒不怕日本鬼子的飛機，把我炸死，我只怕，把咱們的稻田給炸毀了！就什麼那都完了！全靠老菩薩保佑，千萬別讓日本鬼子的飛機再來啦！要死多少人呢：

妹：「天真的」媽！我倒喜歡日本鬼子的飛機再來！

母：「驚慌的」哟！孩子，妳可不能說這些話呀，叫人家聽見可不得了哇！以後可別說了，

妹：不是的，媽，我說日本鬼子的飛機要是來的話，讓我們中國的大飛機，都把他們打下來，那才解恨呢，媽，飛機和飛機在天上打仗的時候，就是這樣——「她學飛機作戰時候的姿態，嘴裏還「着」哈——，媽，妳看，「她可屋子轉了個大圈」哈

「一個向上，一個向下，機關槍——咚……直冒火花兒，一會兒工夫，日本鬼子飛機，叫咱們給打下來了，先冒煙，後冒火，轟的一聲，就掉下來了！媽，您的是看不見，好看極了！」

母：還很看哪？我就是再活五十歲，我都不想看一回兒，這都是拿人精殃，去吧！別講這些山海經了，你哥哥的衣服還沒有涼起來呢？

妹：不願意聽就拉倒，「轉身要去洗衣服。」

七：「他滿臉大汗，裸着上身，赤着腳，瘋狂的從外邊跑進來」快關門！快關門！

母：這孩子，怎麼了？孩子；你怎麼啦？（走近）

七：「他上氣不接下氣，比手劃腳的說」：媽，媽！有一個人！他，他滿身都是血，血！

他老是跟在我的後面，媽，我怕，我怕呀！「推開他媽，一直跑進內室去了」

母：「半信不信的」二妹，妳去看看，有人沒有？

妹：啊！不，哥哥說的怪怕的，我不敢去！

母：咳！妳去吧，大天白日的怕什麼？快去！

妹：「不動」

母：去呀！

妹：「她慢慢的到門口，把頭探出去看」——

保：「正巧他這時在外邊叫了一聲」在家嗎？

妹：「她心那本來就在害怕，被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嚇了一跳」哎，嚇精呀！

保：「出現在門口」怎麼啦？二姑娘！「進來」

妹：哦，把人家嚇了這麼一跳，「學保的聲音」在家嗎？「幹嗎那麼高的調門？」

保：「笑」哈——好了，好了，我錯，我錯，

母：「迎上去」去！去！趙伯伯來啦，幾天沒看見您了，您到那兒去啦？吃飯了嗎？

保：「很和藹的」謝謝吃過了，我這幾天到重慶去了一趟，剛回來，

妹：趙伯伯，真是的，您到重慶去不對我們講一聲，怕麻煩你老人家的腳，是不是？

保：「這孩子，不說他吧，一說就代三分刻兒，哎，誰讓我忘了呢，對不住，二姑娘，等我下次進城，再替你買東西就是啦，」

母：「哟！她又叫趙伯伯買什麼？」

保：「接當」嘿嘿，這不是小姑娘們喜歡的東西，什麼，胭脂啊，粉哪，綰頭啦！

妹：還有呢？呀，你忘都給忘淨了，還替我們買呢，

保：沒忘，沒忘，還有——「想了想」——哦，對了，一盒摩登紅，

母：哎哟，她怎麼這麼麻煩給趙伯伯，他還沒坐坐呢，就這個呀，那個呀，真是，一個鄉下姑娘，擦什麼摩登紅，快給你趙伯伯倒杯茶來，

妹：誰讓趙伯伯買摩登紅來，我是求他給我帶點頭兒綰子來，

七：「突然從屋門出來高聲狂喊著」你們拿綰子幹麼？要綁我嗎？我，我沒有殺人！我，我沒有犯罪！你們你們不能冤枉我呀！

保：「真明其妙的」噢哦！這孩子怎麼回事？！

妹：「見怪了」你又圖什麼？誰說你犯罪來，誰說你殺人來，我是說請趙伯伯替我買點藥，你又跑出來嚷：「我沒有殺人，我沒有犯罪」，看你這個樣兒吧！

母：「走近」孩子，你別發瘋，到裏邊去睡一會兒吧，唔

七：噢！這是我自己心驚——天哪！「走進去」

母：「長嘆一口氣」唉！這可怎麼好呢？

保：這孩子怎麼啦，怎會病的這麼厲害？

母：「悲傷的憂鬱的」誰知道呢？自從那天過去以後，第二天，他就得了這個毛病，今天已經有十幾天了，一天到晚就像活見鬼似的！趙伯伯，我的老命多苦哇！這孩子一病，田裏簡直就沒人管理了，收不能收，種不能種，叫我老婆子怎麼辦呢！「說到苦處便哭起來了」；

保：這孩子的毛病，也或許是吓着報嚇的：對了，你不要提起來我倒忘記了，前天我到重慶一看，那真慘極了！那頂熱鬧的都郵街，小樑子，統統給炸了，死傷的人很多

日本鬼子真太慘無人道了！

母：趙伯伯，咱們不是也有飛機嗎？

保：要不是咱們那些勇敢可敬的飛將軍們，在天空上奮不顧身的和那些一大批，一大批的日本鬼子的飛機打，恐怕我們這些人早不在這兒說話了！

妹：放下針線趙伯伯，那天我看見了咱們的飛機把日本鬼子的飛機打下來好幾架！那才真叫英雄！

保：雲天那麼高，怎麼能認得出是日本的飛機呢？

妹：飛機翅膀上有着幾十個像藍色的紅圓圈，就是日本鬼子的飛機，要是有很好看的像白棉花似的圖案那就是我們的中國飛機！對不對趙伯伯？

保：雲天那麼高，非常遙遠，那下人明白這個的很少，就像那大，咱們中國飛機把日本飛機打落了十幾架，其中有一架，掉得並不怎麼厲害，那個駕駛飛機的日本鬼子，竟跳下來了！那個中國鄉下人把他修護好了飛機飛起來了，還以為是中國的飛機呢。正

在仰光頭看的時候，誰知道那不講良心的日本鬼子竟用機關向下掃射，把他們射死的死傷的傷，這都怪那些鄉下人平常也不聞也不問，這些常識一點也不知道，才上這個大當，更可恨的就是那天咱們中國的張將軍，臨陣逃竄下來的時候，那些鄉下人又把他當做日本鬼子給活活的打死了你們說深不深重！

母：啊！這真的是，拿若日本人當中國人，拿中國人當日本人，噫噫「舌尖音」唉！

妹：趙伯伯，那個張將軍，真是中國的嗎？

保：怎麼不是真的，以後一調查，總說是空軍某號大隊的姓張的，呀……呀什麼張哲張哲的！

妹：趙伯伯，他怎麼不說他是中國人呢？

保：中國地方很大，各省人有各省人的土語，比如說吧！四川人，不懂廣東話，北方人不懂南方話，他就是說他是中國人，他們也不懂，那有什麼用處呢？所以他們不留情的就給打死了！

母：啊！噴嚏！唉！啊彌陀佛……

妹：那麼以後怎麼知道他是中國人呢？

保：因為他身上有中國空軍的附號，怎麼會不知道呢，

妹：媽的，我要是抓住那個害死他的人，哼！我一定咬他幾口肉下來才解恨，

保：航空員都是很有錢的，也許那飛將軍身上帶着很值錢的東西，使人起了殺害的心，

這同兄弟是沒錢的，那簡直一點天良都沒有了，你們想：一個飛將軍，他在那麼高

的天上，挨冷受熱，捨生送死的都沒一定，還不是爲着保衛我們老百姓的生命財產

，讓我們不做亡國奴嗎？可是我們到他們怎麼樣呢？哼！那些有錢的，不肯出錢，

有力的不肯出力，更有人圖財害他們的性命，真是喪盡了天良！沒有良心！

七：「突然的又鬧了起來，咆哮的叫着『什麼圖財害命？胡說！你們說點別的好不好？我

不願意聽這些話，你給我滾！滾滾！快滾！

保：「嚇的往門旁邊……」

七：你……

母：「推着他」好了，好了，不說就是了，你進去吧！

七：「慢慢的轉過身去，兩手抓著頭髮走進去」啊！天哪！

母：「轉身嘆氣」唉！真成了一個瘋子了，我那輩子，做了什麼缺少陰功的事體：趙伯伯，不要生氣，這孩子這個毛病真是……

保：「哎！那的話，我怎麼能和他病人計較呢？不過我的話說不完，總有點不大痛快，」
哩：現在政府正下通令捉那個兇手。

七：「又闖出來」不讓你講，你偏講，你是不預備活下去了，你說著衝了過去一把抓住保長的衣領狠狠的說「你還講不講？！你還講不講？！

保：「畏怕的」好，好，不講了，我不講了！

七：你走不走？！

保：我走，我走，你鬆開我，我馬上就走！

悔 罪 男

母：「同說」孩子，你做什麼呀！他是趙伯伯，你這瘋子，

七：好，你們都說我是瘋子！「鬆手放了保長：」

保：唉！人瘋了！真是辦法，「走出去」。

七：「追上一步」你說我瘋子？我就是瘋子，「轉身向母親」可是我沒有殺人！我沒有犯罪

！噢！跑進

妹：媽，你看哥哥這樣子怎麼好呢？

母：「無語無措」我，我有什麼辦法呢！

妹：剛才把趙伯伯得罪了，我看咱們去陪個禮，順便請趙伯伯給想個好辦法，我聽人家

人說，重慶有私人醫院不要錢？

母：好，那就走吧！天快黑啦，二妹呀！點上燈再走吧！

妹：不用點燈，我回馬上就回來，走吧！

「黃昏降臨，台上漸漸暗淡下去——天光漸漸亮了，現出一輪明月，照着這間屋子

，銀光滿地。

七：「神精清醒了一點，慢慢的走出來，向西處望了一眼，見一個人也沒有，又怕起來了！」媽！媽！媽！姐妹！——啊！回頭往內跑，剛到門旁又退回來：「你們……你走了，不管我了，」他急跑過去把通外邊的门關上，轉過身倚着門站一會兒，又一步一步的走到台中心，恐懼他膽着他的心，猛烈地顫慄着，兩眼直直的像見了什麼可怕的情境大罵了一聲，「啊！……」

「他頹然的倒下，這時舞台上的燈忽暗，片刻，燈漸明，變好幾綠色，陰影恐怖的空氣，充滿了整個舞台的空間。」

一個攜着薩落拿的中國飛行員賴子上帶着一條，閃閃有光的金鍊子，昏迷的躺在中央，跟七由她的身上取下手鎗，對着他，一手伸去想拿他賴子上的金鍊子，」

采：我……我……

（張七開第一鎗）

偵 罪 男

飛：（慘叫一聲）啊！我——是中國人——

七：別騙人，你是日本鬼子！

（張七連打第二槍，張行良死去）

七：「俯身察看其已否死者，同時發見金錶鍊，順手偷偷的拿出錶扣錶鍊欲逃，——舞

台上的燈忽暗，

七：「在黑暗中一聲慘叫」啊！

「舞台上的燈忽亮，張七忽的站了起來」

七：「他仰望青天，懷悔地自語着：『天哪！我不該，我不該殺死了他，』他把目光落到一個角落」我不該，我不該殺死了你，你，你，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英雄，你是好漢，你飛在天上，救我們地下這些人，你跟那些日本鬼子的飛機打仗，跟他們拚命，可是，你沒想到會這樣死在你的同胞的手裏吧？你沒想到死在我的手裏吧？啊！天哪！我為什麼殺死他呢？你說，我為什麼要殺死他呢？什麼妖魔鬼怪迷了我的

心，我為什麼要這樣沒良心呢？啊！（他呆呆站在那裏，突然他跑到門後底下拿出一條金鍊子來，兩眼盯着它，慢慢地抬起頭來）金鍊子！金鍊子！我是圖財害命嗎？不！殺死他，我不是人，我簡直不是人啊！我是畜牲，我連畜牲都不如！（他突然把金鍊子舉到眼前，瘋狂的目光，可怕的瞪着，這閃着燦爛之光的金鍊子，忽然高叫了壹聲雙手滾眼，）天哪！天哪！！（他把手慢慢的拿開，兩眼閃灼着，驚慌的光；不安的向下裏望着，像有許多的人在關着他，）你們，你們，你們，你們幹嗎？啊！（用手指着）你是他的爸爸？你，你是他的媽媽？，你們，你們是他，他的兄弟姐妹？！啊！你們都是他的親戚朋友？你們，你們全是中國人？啊！幹嗎？來找我幹嗎？要人！找我要人！他，他，他已經死了！怎麼？得給他抵命？啊，啊！哎喲！（像是發痛打）我的媽呀！你們不要打死我呀！不要打死我呀！（他跪了下去）求求，你饒了我吧，我實在不知道，我認不清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我實在不……哦，這，這，金鍊子，是，是，是我在你的身上拿下來的，哦哦，我這給你就是了

（他一條腿立起來舉着金鍊子遞過去，像有人接，可是掉在地上了，他猛轉頭，嚇得趕快爬了起來，全身顛抖地向後退。）啊！啊！你們不要拿鎗指着我呀，我，我，我……怎麼，欠債還錢殺人償命！不，不，我不能死，我還得要活着，我不能死，（兩手捏着自己的頸子）我不能死呀！饒了我吧，讓我活着吧，我得養活我年老了的媽媽，我還有一個沒出嫁的妹妹，我不能死，我得養活他們，我得活着，啊！求你饒了我吧，哎呀！哎呀！不要拉我呀！不要拉我去鎗斃呀！不要拉我去死呀！不，不！（絕望的）啊！我的媽媽——（自己的手越捏越緊，在掙扎着，）啊——（昏倒在地上，）

（一片浮雲遮住了月，台上又黑暗了下去，）

妹：「進來把燈點着；看見倒在地上的張七驚異」啊！媽！媽！——

母：「進門，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妹：「我說人家大驚小怪呢；你看！」（指張七）

母：「順手看去稍驚」啊！快扶起來，這個瘋子怎麼又趟在地下啦，「急忙扶起」孩子！孩

子！

妹：「蹲下叫」哥哥！哥哥！媽，哥哥的嘴都吐白沫了，媽您扶着他，我拿點水來，

母：「酸心地」唉！可憐的孩子！

妹：「喝口水噴他的臉」……

母：小七！小七！

七：「漸漸的清醒，看看媽媽，看看姊姊，然後緊抱着媽大哭起來啦，」噢！媽！……

母：「抱着七，流着淚」孩子，唉！起來吧，媽抱不動你啦！

七：「慢慢的起身，他現在清醒多了」……

妹：哥哥，把這碗水喝了把！

七：「喝水」……

妹：「扶着七坐椅上，她把水碗放好，」哥哥你坐着，我給你拿手巾來！「轉身下」

母：「轉身一腳踏着金鍊子，拾起看，」啊！你們看這是什麼？

七：啊！妳不能看！你們不能看！「拾過來跑進室內，」你們不能看……

母：「莫名其妙」唉！剛好一點，她又瘋啦！

「此時遠遠有亂響亂鐘的聲音」

人聲噪雜——說什麼的都有：

狗吠聲——遠近都有，

妹：「拿手巾上，她仔細聽」媽，嗎；警報警報！

母：什麼？

妹：警報啦！妳聽！

母：是真的嗎？！

妹：我願您幹麼！走吧，快到田裏去藏，

母：我不跟你們瞎跑，炸不死，倒把我轟死了！妳要跑，叫着你哥哥，我是不跑了！

妹：「跑到內室門口叫『哥哥！哥哥！』哥哥發報又來了，快出來迎應！」

七：「出來！什麼？發報！」想了一會兒拿起一把割草刀衝出去了……

妹：「追出『哥哥，哥哥！』你拿刀幹什麼？」

「飛機由遠而近，轟隆隆，轟炸聲變成一片，忽而遠忽而近……」

母：「坐在椅子上，合掌，緊閉一目，口念佛經，『南無阿彌陀佛……』」

「少頃，一切的聲音漸漸漸小，漸漸漸沒有，可是屋裏地張母的佛經越念越高，『南

無阿彌陀佛……』聽了聽，什麼動靜都沒有了，就跪在地上叩頭禮拜，謝天謝地，真

是菩薩保佑，又保佑！」

日飛行員：「她穿好飛行衣，楚楚的在窗外東張西望的，然後，狼狽不堪的偷偷的進來

，『喂！老太太！』

母：「忽然轉身罵『誰？！你是誰？！』

日：老太太你不要害怕，

條 鯨 男

母：你是什麼人，強盜嗎？

日：我不是強盜，請您放心，我祇向您借一衣衣服穿，有嗎？

母：什麼衣服？

日：不管什麼衣服，我能穿上就行，

母：沒有你穿的衣服，

日：不會沒有的，老太太我求求您，

母：你換衣裳幹什麼？你這身衣服不是還好好的嗎？

日：你不要問，快點給我找一身來，

母：祇有我兒子的衣服你能穿，

日：好，那再好沒有了，快拿來！

妹：「在外邊喊」媽，哥哥回來沒有？

日：「躲在門後」……………

妹：「跑進來」媽？哥哥沒回來呀？！

日：原來是一個小姑娘！

妹：呀！誰？！「要跑」

日：「攔門」我，別動！看清楚沒有？「她」

妹：「仔細看」你，你好像不是中國人？！

日：「一驚」我！「再看看對方是一個弱女子點了點頭」哦，妳說的很對，我是一個日本人！

妹：日本人？哦！你是不是到我們這兒來扔炸彈的？「她說着話，慢慢的後退兩步」，

日：對！，妳越說越對！

妹：你怎麼跑到我們這兒來啦「懼怕與仇恨在內心裏交織着，本能的向後躲」，

日：姑娘妳不要怕，我絕對不傷害你們，因為我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人，現在我的飛機被你中國空軍打壞了，外邊有多少人在搜查我，請妳趕快給我找件衣服換

悔 罪 男

上，姑娘，

妹：憑什麼給你換衣服，你們日本鬼子來殺我們中國人，你是我們的敵人！等着吧，我去報告他們把你抓去，「說完往外跑」

日：「一把拉住她，抽出手鎗來」站住，

母：「驚慌的」啊！

妹：「害怕的」你……

日：「又換了一副和善的面孔，收起鎗來」哦，好姑娘，我老實告訴你，我到中國來，是沒有辦法，不能不來的，我若是反抗軍閥的命令，我就得斃命，假若給給我找件衣服換上的話，我這裏有許多的好東西，送給你，你喜歡要嗎？

妹：什麼？

日：這裏有一隻鑽石戒指，還有許多的鈔票，「這時他都擺在桌子上」，

妹：「小孩子見錢總是喜歡的，尤其是那隻戒指，」媽，您看，這是金的，這裏有這麼多

的鈔票，

母：孩子，那都是人家的還給人家罷！

妹：「初時有點捨不得那個戒指，後來一想不對，她又擺在棹子上了」你，你拿去罷，我不要！

日：「指戒指說」姑娘，這個戒指多好呀！

妹：好！「一想不對馬上搖頭」不好！

日：這是金銀頸呀！妳趕快給我找件衣服，我就把這些東西統統送給妳！

妹：「看看媽媽看看戒指」，你，你捨得嗎？

日：爲了逃命，還說什麼捨得捨不得，這只戒指是我要到你們中國來的時候，我的妻子送我做紀念的，這裏還有她的照片，還有我母親的照片，老太太，我的母親也有您這麼大的年歲了，她在我們國裏正天正夜的想我，把眼睛都哭瞎了！我人雖在中國，我的心却在母親的懷抱中，老太太我求求您罷，我能回國的話，一定忘不了你們

中國人的好處！

母：「慈悲大發」二妹，妳把妳哥哥的衣服找一件給他換上吧，讓他逃命去吧！

妹：噢！你現在說的可憐，你們扔炸彈的時候，爲什麼不想呢？

日：我早就說過了，我是沒有辦法反抗軍閥的命令，到中國來投炸彈，實在不是出於我的本心，姑娘，妳看我雖然是日本人，可是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況且我的父親他還是中國的商人，在前八年我母親才帶我回到日本的，我可以對你說，我可以發誓！以後我決不承認我是一個日本人！

母：好囉！二妹呀！妳把妳哥哥的衣服找出來吧！

妹：不是嗎，您的佛心又來啦，不要聽他這套金剛經，菩薩咒，他無論怎麼說，總是我們的敵人，不能給他衣服穿！

母：什麼敵人不敵人的，他終歸是個有良心的好人，妳快給他找去罷！

日：「感激他」謝謝老太太的慈悲！

七：「進門驚異的問：『誰？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日：「慢慢的說：『我是中國人，朋友，』」

妹：「不，哥哥他是日本人！」

七：「日本人？好……『說着慢慢的走近』」

母：「啊，孩子，他有錯阿！」

七：「你是我的仇人……『逼近』，」

日：「你要怎麼機？朋友！『他拿出鞭』，」

七：「狠狠的說：『我，我要抓住你！我這裏——』『攔過去』」

日：「把身子一閃躲避着他」別動！朋友！

妹：「嚇的手足無所措」……

七：「他的眼紅了，所以他什麼都不怕了，一步一步逼近他」……

日：「我告訴你『他』一面說一面退，」我很多話已經對你母親你妹妹說過了，假使你實在不

放過我，那麼我饒你，槍也不會放過你，可是我老實告訴你，我是不開槍的，因為我祇有兩顆子彈了，不過你眞的逼着我沒辦法，那我祇好犧牲一顆子彈了，你聽見了嗎？

七：「他和沒聽見不一樣，照樣的一步一步的逼近着」……

母：「驚恐的哀告」先生，先生！你別……千萬別！……七兒！你不要逼着他呵！他會開槍打死你的！七兒！哎喲！天哪！可嚇死我哩！……

七：「逼近棹突把燈打倒地下，屋內驟然變成黑暗的世界了」……

——兵的一聲槍響——

母：「她吓的慘叫，」啊！天哪！菩薩！七兒！

妹：「乘機跑至門外大喊，」救命啊！救命啊！！……

「台上的器具都在震動着！張七和日本飛行員在打交手了」

母：天哪！救命呀——呀！

保：「在外」還是那兒開鎗啊？！

妹：趙伯伯，趙伯伯！快來！快來！我哥哥抓住了一個日本鬼子！

保：「進來」日本鬼子？

母：啊！快來救命吧，可嚇死我了！

保：好！你們都來！「羣衆提燈進，屋子也亮了」

七：「騎在日本飛行員的身上，響起鎗聲來要往下打」！

保：張七！不要打！你打死他也要抵命的！

七：「猛然站起」爲什麼？他是我們大家的仇人，我們不能打死他嗎？「羣衆綁住日本飛

行員」……

保：——你的道理很對，不過現在政府已經下了命令！

七：什麼命令？

保：因爲半月以前，空戰的時候，有一個咱們中國飛將軍降落傘下來的時候，被老百姓

你 罪 男

二九

姓錯認爲日本鬼子給活活的打死了！所以下了命令，就是日本飛行員也不准老百姓任意的傷害，這是預防再有同樣的錯誤發生！

七：「說着了他的心中的秘密，一時頭發昏，眼發眩，站立不住，于是他就倒在椅子上，動也不動的在呆想！」

保：「指揮孫某！你們先把日本鬼子帶走，『衆拉瓦下』……」

母：唉！真是遺孽！

七：「實在隱藏不住了，他的良心早就叫他把這件秘密宣佈出來，所以他猛然立起身來，『求你不要說下去了！求你不要說下去了！』」

保：「呵！他一跳『他支離了！』轉身欲走」

七：「上前抓住保，『趙伯伯，我沒有瘋！我不是瘋子！我心裏難過，趙伯伯，我告訴你，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就是我，就是我殺的那個中國飛將軍！是我把他當作日本鬼子殺死的！』」

母：哎喲！孩子，誰讓你說這個呀！

妹：哥哥！你真的瘋了嗎？！

七：我沒有瘋，我沒有瘋！半個月來我心裏難過極了，到今天我的良心非叫我說不可了，「掏金鍊子」，這就是那條金鍊子和錢！我不敢去賣！當不敢去當！我痛苦，啊！我發瘋！趙伯伯，我幾次想去自己投官，可是我有上了年紀的媽！沒人養活，還有這麼年小的妹妹，我終於昧着良心隱瞞這些天！可是，我再隱瞞不下去了，「向青天」老爺，青天大老爺！可是我真是我殺的，不知道他是中國人！啊，他的金錢鍊在這兒呢！「高高的舉着鍊子，鍊掉了在地上」；

母：「同時呀」孩子！小七兒！

哥：哥哥！哥哥！哥哥！

妹：唉！真是你幹的啊！！

七：我不是人我是狗！狗狗！「瘋狂，痛苦，在台上亂蹦亂跳，忽然聽見地上的手槍，迅速的拾起」

妹：哥哥！手槍！你不能動！

保：「上前搶他的手槍」張七！張七！

七：我要抵命，我要抵命！（拿鎗向自己的腰子放，可是給其妹捉住他的手臂，沒有擊

中，）

母：七兒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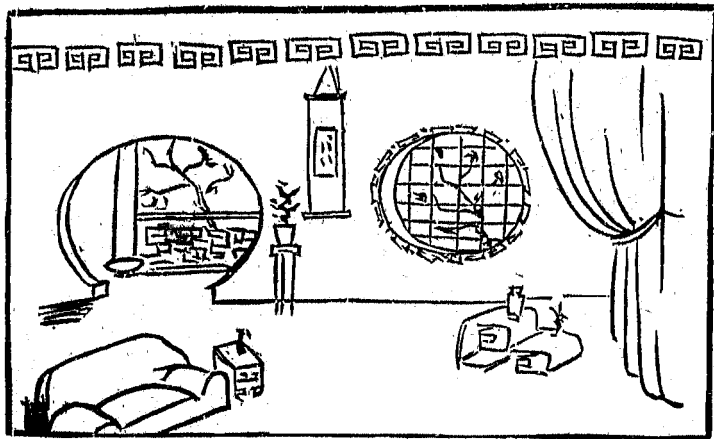
幕急下

血

祭

血

祭



血祭

侯楓

時間：

大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

地點：

浙江接近前線的××縣的陳家鎮。

人物：

陳少岩——四十歲，日本留學生，同盟會會員，堅抗戰的決心，不洩於當年推翻滿清的熱情，國民初年，曾爲官。後因鄉亂，退居故里，因家資尙足溫飽，日以詩書自娛，一革命名士也，

陳天根——二十五歲，少岩的獨生子，曾肄業於上海某大學，二八三二全面抗戰發生後，雖有意參加抗戰工作之心，却因其愛妻久病，而閉居家中，久之，志

血祭

賀頌然！是個高大體魄，多情的公子。

賀賢淑！二十四歲。天根之愛妻，曾肄業於上海某女子中學，賢良而果敢，愛國家

，也愛其夫，因久在病，身體虛弱，神經常起變態，

汪國材！二十三歲，賢淑的弟弟，因父母在東北原籍被日寇殘殺，房屋財產被沒收，使他下了抗日救國的決心，是一個空軍的戰鬥員。

陳 鵬！二十五歲，熱情、勇敢，一個空軍的飛行員。

賴國華！三十歲，某軍部的參謀，是天根幼年的同學，也是陳的世交，因為在陳家鎮附近的前線作戰，故而成爲陳家的一位常客。

李 媽！四十歲，陳家的老僕人。

賀頌然！

陳家的客廳；正中一個配着大幕幔的雕有花紋的大圓月窗，窗外是栽有花木的院子，和通外邊的走廊。邊院子的門，則設在左邊裏的右側，右邊有一道門可通裏屋。

廳裏佈置得很雅緻：左邊靠牆的地方，安置着一隻長沙發和一隻茶几，大圓月窗的左邊，是一隻上面擺有花盆的高足花架子，右邊是一隻裝滿了古董玻璃瓶，右前邊放着四隻椅子配上一隻擺着茶具之類的小圓桌，左邊壁間掛有畫畫，牆上懸下一對美麗的人角明燈。開燈的時候，天剛亮，從院子裏傳來一陣陣的鳥啼聲，李媽睡眼朦朧地走進廳裏來，把大圓月窗的簾慢拉開，讓晨光灑進來，當李媽掃完了地，正在揩擦椅的書兒陳少岩從右邊裏出來。

李媽：老爺！你早！

少岩：唔！（走近大圓月窗眺望一會兒）少奶奶怎麼樣了！病好一點兒嗎？

李媽：少奶奶的臉色蒼白的可怕！

少岩：昨晚上，她……

李媽：是的，哭得很利害！他要我上寬橋航空學校去找舅少爺……

少岩：航空學校已經遷移了，怎麼會還在寬橋？就是他的弟弟，也早已畢業了。那會在

航空學校？

李媽：我也不知道，只是少奶奶這麼說。

少岩：（關心地）少奶奶還說些什麼話？

李媽：他哭了一晚，盡是說些——『媽媽——你死得好苦啊！……萬惡的日本鬼子……』

……爸爸啊！到今天還沒有人替你報仇啊！……

少岩：啊！

李媽：後來他說——我受不了了！爸爸媽媽啊！你們等着我吧！阿！李媽！你做好事吧

到航空學校去找我的弟弟汪國材，叫他開飛機來接我！唉！我說，少爺也真不

好！近來越不對勁，老愛鬧扭！

少岩：他還沒有回來？

李媽：是說少爺麼？

少岩：是的。

李媽：少爺沒有回來，半夜裏我老聽着門的響，沒有回來。

少岩：（深思地）也難怪！父母的血仇，總得要報……雖然病磨折了他，但是恩愛夫妻

一下子……

李媽：老爺你別見怪！我說：少爺這些時間真不像一個青年男子漢，沒有一點兒精神，什麼事都不高興，整天的垂頭喪氣！

少岩：噯！

李媽：老爺！我還沒有告訴你呢，昨天晚上少奶奶……

少岩：少奶奶又怎麼？

李媽：他說，他說他要自殺！

少岩：呵！

李媽：他說——李媽！人家都說少爺不去做事，全是爲了我的病累他，我幹媽要受這些

怨呢？死了還乾脆些……

血 祭

五

少岩：是他神經錯亂的時候說的嗎？

李媽：不，他很清醒呢！

（注賢淑在墓頭喚）李媽！李……媽！

李媽：就來！

少岩：（以手揮之去），去吧，去吧！

（李媽帶着揩布等物進裏屋去後，少岩從櫥抽屜裏取出一面國旗來，裝上旗杆子，這時，從裏面被送來嘹亮地的七下鐘聲，李媽出來了）。

李媽：少奶奶起身了，

少岩：（遞過國旗）李媽！把這一面國旗掛在大門口，

李媽：是。

（李媽把國旗拿出去，却換一份日報進來），

李媽：老爺！這是今天的報紙，

(少岩接過報紙，坐在長沙發上展開，李媽還自進裏屋去了)

少岩：『今天是我中華民族抵抗日寇侵略的全面抗戰的最光榮的一個紀念日，我們全國的愛國同胞應以極感興奮極沉痛的心情，竭誠紀念爲國犧牲的戰士與爲國遭難的同胞。……』

(李媽拿着一杯牛乳從裏屋出來)

李媽：老爺！牛乳就擺在這小兒子上？

少岩：就擺在兒子上，……『我們不僅僅追想已往，要把對於已往的追想和當前的警覺與努力，密切聯繫起來，加強我們對於抗戰建國的努力，加速我們最後勝利的成果。』當然，這是應該的，

李媽：老爺！牛乳怕冷了！

少岩：『喝！(下意識地拿起一杯牛乳來，却并不馬上喝，還是繼續唸報)『今天全國各地均熱烈地舉行紀念，就是在敵人勢力控制下的上海，也有盛大的紀念會舉行……』

李媽：老爺！喝牛乳！

少岩：啊！是的，（一面喝着牛乳一面還不斷地咳嗽，）我空軍在「八一三」前夕分二批

飛杭州灣炸敵艦，計毀敵大小艦十餘艘，「哈哈！痛快！痛快！我神鷹隊第一批襲

敵時，雖在敵艦密集的高射炮火中，也奮勇投彈無數……當我第二批神鷹飛

抵杭州灣上空時，與敵機遭遇，空戰劇烈，敵機損失極夥，我則有一機尚未返防

，現正在尋覓中……」

（賴國華從外邊進來，）

國華：早呀！岩叔叔！

少岩：啊！請坐，請坐！

（李媽捧一杯茶給國華後，把少岩喝完了牛乳的杯子拿過去。）

國華：（放下）別客氣！

少岩：是從總司令那來的嗎？

國華：是的。

少岩：前方的情況怎樣？

國華：（喝了一口茶）前方相當的吃緊，但是，那是不要緊的。

少岩：（駭異）不要緊？那是爲什麼？

國華：因爲這在表面上看，是我們多喪失一些土地，而實際上呢，却是爲了達到我們引

誘深入，實現圍殲的戰略。所以說，那是不要緊的。

少岩：那末，我們在這一方面，有什麼準備麼？

國華：我們的準備，是把部隊化整爲零，分佈在敵人的四方八方，配合着地方的武力，

進行一個有效的殲滅戰。

少岩：照這樣說來，我們這陳家鎮，也會有被淹陷的危險？

國華：這，或許會有被淹陷的可能，……因此，我希望岩叔叔在這陳家鎮上，要預先佈

證一下才好，

少岩：（自語地）預先佈置，那是當然。……啊！今天報上說：我空軍出動轟炸始集杭州

灣的敵艦時，有一架飛機尚未返防，你可有什麼消息？

國華：這個，總司令部已得到命令，現在正派人在尋覓中據說我們這一架飛機是被迫降落的，並沒有毀，

少岩：那就更好……你還記得麼？抗戰一開始，我們的空軍就在杭州上空得了一次大勝利！

國華：那是八月十四日，那個時候，我們的空軍學校還在笕橋呢，

少岩：在抗戰中我們的空軍之英勇，確是使人感動，而給予國際上極大的影響，

國華：這確是值得中華民族復興史上大奮而特奮的，

少岩：（把報紙送給國華）你看，這裏還有一個消息，

國華：（接過報紙唸）中央社電：『近有敵大小艦三十餘艘，拖至上海入塢修理，聞該項

敵艦，係在長江被我空軍炸燬者。」

少岩：「噫！痛快，痛快！」

國華：（吟哦）「臨到這悲壯偉大的紀念日，我們要立定百折不撓的決心和堅持抗戰勝信的信心……我們要上承祖宗保持光榮，下爲後代創造幸福，我們就得忍受一時的痛苦，不惜犧牲，不畏困難，始終不屈，堅持到底，……」

少岩：不錯，爲了保持祖宗的光榮，創造後代的幸福，一時的痛苦，我們是應該忍受的。

國華：（把報紙放在圓桌上）像岩叔叔這樣的人，確是難得！

少岩：（感慨地）吾老矣！

國華：不，岩叔叔！你不但沒有老，而且，你的言行，是青年的，

少岩：（調侃地）真的嗎？

國華：確是這樣，

少岩：好，我們大家努力罷，爲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從裏面波送來嘹亮地八下鐘聲）

國華：呵，已經八鐘了，我得去參加今天的紀念大會。天根呢？我想要他一道去，

少岩：可是，他不在家

國華：上那兒去呢？

少岩：昨天晚上就沒有回家，誰知道他上那兒去？

國華：那末，我走了，

少岩：好罷，如果有什麼新的消息，請過來告訴一聲，

國華：那是當然的。再見吧！

（少岩送國華出來後，若有所思地站在大圓月窗口眺望）

（廣徽帶着憂愁的病容，從裏屋出來，在小圓桌旁邊的椅子上坐下）

廣徽：爹！剛才足顧先生來過嗎？

少岩：（發覺地）呵！是罷，你身體不舒服。怎樣又跑出來？

賢淑：整天地躺着，誰怪受的……剛才顧先生來說些什麼？

少岩：沒有什麼，不過是來找天根去參加「八一三」的紀念會罷了！

賢淑：天根近來變得特別的萎靡，爸！你不能就讓他這樣子下去呵！

少岩：是荷。

賢淑：唉！也只怪我的病，累了他……

少岩：怎麼？你說是爲了你？

賢淑：是爲了，我明白，

少岩：那不過是你自己這麼想罷了！

賢淑：不，我完全明白，我知道的，

少岩：（安慰地）不要這麼想，好好地保重身體啊，國家正需要你們呢，

賢淑：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像這樣地病下去！呵！爸！你是知道的，我的父母，全給日

本鬼子殺了……啊！五年了，什麼時候才能報仇呢？

少岩：這，你到可以放心，現在，全國的同胞都正爲你的父母向日本鬼子算賬了，而且你的弟弟——國材，不已經訓練成了一個出類拔萃的航空員，在緊同你父母的血債了麼？

賢淑：只是天根……

少岩：其實……

（天根悄然地從外邊進來）

少岩：（對天根）啊！你回來了，剛才國華來要你去參加「八一三」紀念大會，

天根：（把疲憊的身軀靠在長沙發上）我已經在路上遇見國華了，可是，我並不想去。

少岩：爲什麼？

（天根無言地抽起捲烟來）

少岩：（歔歔地）像這麼一天天地萎縮下去，簡直是……

天根：（難堪地）我……

少岩：（衝動地）你將怎樣？難道你，忘記了你是中華民族的子孫？難道你，忘記了你在

抗戰中的任務？難道你……

賢淑：爸！別太興奮，請坐下來慢慢地說吧！

（賢淑移一隻椅子至中間，讓少岩坐下）

少岩：天根，你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難道竟會不明白，國家正需要你麼？

天根：我們曾不知道。

少岩：既然是知道，就該奮發起來啊！我不說別的，就拿你的同學來說吧，賴國華之投身軍旅，賢淑的弟弟國材之效命空軍，都是你的好榜樣。

天根：但是……

少岩：但是爲什麼呢？爲了賢淑？

賢淑：爲了我？（悲惻地）那是冤枉的，像我這樣的病，一天天地沉重下去……

血 祭

天根：呵！賢淑！你應該好好地保重你的身體啊！

（這時，賢淑，已起了殺身促夫報國的念頭，他不願使談話在他的身上發展下去，故而調轉話頭，）

賢淑：爸！賴先生不是說：前線很緊急，我們這陳家鎮有失陷的危險麼？

少岩：這也難說。不過，我們并不因此而恐慌，正相反，我們要有『有敵無敵，有敵無我』的敵愾心，積極地從事準備，粉碎敵人前進的企圖……

（李媽匆匆地從外邊跑進來，出現在李媽後面的是汪國材扶著瀕傷的陳鵬。）

李媽：老爺！舅少爺扶著一個滿身是血的人來。

（廳裏的人為之一驚，都站起來，天根和少岩忙着迎上去，幫汪國材把陳鵬，抬

到長沙發上）

天根：怎麼來的？

國材：快擡一盆水來給陳同志洗創口再說。

少岩：李媽！快去燒一盆水來。

李媽：是！

（李媽進裏屋去，負傷的陳鵬昏迷地躺著）

賢淑：（感激激發地驚呼）啊！弟弟！

國材：（鎮定地）姊姊！別怕！

天根：究竟是怎樣來的？

少岩：難道說：今天報上登的「尋兇中」的一架飛機就是你們？

（國材把皮衣和手槍等件，順手放在椅子上）

國材：不錯，就是我們，昨天，當我們到達杭州灣上空的時候，與敵機遭遇，當即開始戰鬥。陳鵬同志雖身負重傷，却還忍痛地，奮勇地把飛機降落，我認出來那地方是離陳家鎮不遠的李家村，就把他扶到你們這裏來……

陳鵬：（嚥語）看！街上來了……快，快！瞞準……收斂！我，我痛呀！

(少岩，天根，國材圍攔在陳鵬的週圍，賢淑側身在小圓掉旁邊了，

國材：(安慰地)陳同志！安靜點……

陳鵬：汪同志！我……哎喲！痛呀！……

(陳鵬掙扎地翻動着他的身軀。李媽拿一盆熱水出來)

少岩：(對李媽)快點呀！就擺在這裏吧！

(李媽轉身進去，天根和國材動手為陳鵬洗滌)

陳鵬：啊！痛……鬼子……痛……

(陳鵬略血，嚇得賢淑易斯特里地，以雙手蒙面，驚呼一聲「哎喲！」天根急忙跑

過去扶住他，)

天根：不要害怕！賢淑！你進房裏去罷！

國材：(轉過頭來)姊姊怎麼啦？

賢淑：呵！沒有什麼，(對天根)你快招扶那位空軍戰士，

少岩：（着急地）怎麼辦呢？這鎮上連一個醫生都找不到，

陳鵬：我……我不行……哎喲！

（陳鵬又咯血，墜入昏迷的狀態）

國材：陳同志，陳鵬！

陳鵬：唉……

天根：啊！醒轉來了！

陳鵬：（用盡最後的平生之力量）怎樣？你們都站着不動？難道你們沒有看見，我們的土地一塊一塊地，被敵人佔去了麼？難道你們沒有看見，我們成千成萬的同胞，被敵人殘殺了麼？……快，快去……趕走日本鬼子！報仇……

國材：安靜點，陳同志！

陳鵬：（奄奄一息地）我……我很……高興……我已經……達到……我的……目的了……現在……未完的……責任……該你們來負……謝謝你……汪……汪同志……

努力奮鬥呀！

（這樣，陳鵬就與世長辭了！）

國材：陳同志！陳鵬！陳同志！
少岩：天譴！

少岩：啊！完了，完了！

國材：（悲痛地）啊！陳鵬同志！你安心地去吧！報仇，我們是不會忘記的啊！

（天譴了像電似的，呆立在那裏，碧波更是被感動的下了自殺以促其夫奮發地努力奮鬥的決心，少岩跑到外邊去取下懸掛在門口的一面國旗進來，蓋在陳鵬的屍身上）

少岩：（沉痛地）在紀念「八一三」週年的今日，你以至誠，向我飛將軍陳鵬同志，致最高的抗日敬禮！

（賴國華匆匆地外邊走進來，見狀一驚）

國華：這是怎麼一回事？

天根：今天我們犧牲了一位空軍的戰士！

少岩：就是你們奉命在我軍的人，國材的同伴——陳鵬同志！

國華：呵！爲國戰死，雖死猶生！

（國華向陳鵬的屍身行最敬禮，大家跟着默哀！其時，賢淑取去她弟弟帶來的放在椅子上的那一把手槍，進入室中。但事隔國華發覺，他也釋手進去。）

國材：（轉身）我的手槍呢？

天根：什麼，手槍不見了？

（室內突傳出槍聲，國華一手拿着手槍，一手拿着紙條；賢淑退出，忽然躺在椅上，天根行近看於她。）

衆問：（驚駭地）怎麼一回事？

國華：嫂子，起手槍，想對着自己的腦子放。幸被我奪去，這一帶是我從她手中奪來時

遺書，讀你們聽我念：（陰遺書）『親愛的天根！我受傷，但是我更愛我的國家！可是，爲了我的病，累你，也累國家，如今爲了國家，爲了你，我決身殉以報，如果你是愛我的話，說請你替我的父母報仇！天根！奮發起來吧，國家正需要你，願你努力爲國，踏着陳鵬烈士的跡前進……』

天根：（豁然起立）賢淑的自殺，原是我！（對其妻）賢淑，我感激你，你這一壯舉使我完全明白，國家更比你重要，爲了國家，我再不能留在家看護你，因爲這樣反使你更傷心；我要去，立刻就去，踏着陳鵬同志未乾的血跡，去爲國殺敵！

賢淑：天根！

天根：不過，賢淑，我對你有一個要求，我去了，你不能再起自殺的念頭，你更要好好修養，如果將來勝利的消息不斷地傳來，這也許就是使你身體好轉的良藥！

賢淑：天根，我接受你的要求，你去吧！

天根：我立刻就走！

少岩：好，孩子們！你們都去吧！

國華：這才是偉大的黃帝子孫！

（突然地從遠處傳來一陣炮聲。）

國材：炮聲？

少岩：是炮聲！

國華：啊！我幾乎把大事忘了！岩叔叔！剛才得到的報告：我們的部隊已經轉移新陣地了。所以，這陳家鎮已成為敵人必要進攻的一個地方……

少岩：那末，我們也有陣前殺敵的機會了！

國華：當然。因此，我希望岩叔叔把這鎮上的武力集中起來，準備配合着部隊，還擊敵人。

少岩：你放心！這個，我馬上就會辦。

國華：那好極了！

天根：日本鬼子馬上就會衝過來？

國材：這幾天恐怕還不至於。但是，我們總得預先準備啊！呵！我還得回總司令部去一趟。碧叔叔！回頭我再來幫你料理陳同志的後事。

少岩：好的。

國華：那末，回頭見吧！

（國華匆匆地跑出去。）

國材：天根兄！我們走吧！恐怕後接我們的飛機，馬上就會來鈎住。

天根：好的，我們馬上就走，……呵！賢淑啊！等你身體養好，我們前線見吧！

賢淑：好！我們前線見吧！

天根：爸爸……

少岩：我放心，這遠處還有兩家鄉。

國材：陳同志的後事，交給我辦！

少岩：這個，我自會辦理得妥妥貼貼的，你們用不着担心！

天根：爸爸！

少岩：孩子！我們要繼續爲國犧牲的戰士們爭取民族的解放，打倒日本強盜的志願，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不要愧對了他們啊！

國材：我們走吧，天根兄！

天根：好，我們走。賢淑！再見！爸爸！再見！

（國材帶着皮衣，手槍等件，和天根一道去了。）

（從遠處傳來的炮聲延續。）

少岩：（感奮地）呵！這血的日子，我們要用血來紀念！

——幕徐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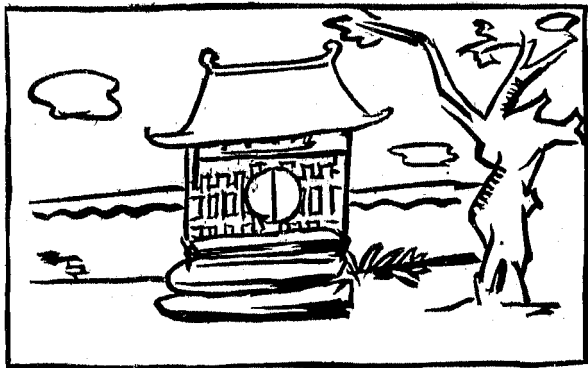
血

祭

作

活捉日本鬼子

活捉日本鬼子



沈沉設計

活捉日本鬼子（一幕防空劇）

時——中國抗戰的時候

地——後方的一個村落的郊外

人——

臭蛋

雙子

獨眼龍

老長農

日本飛行員小林

機關槍手松本

宣傳隊長

活捉日本鬼子

活捉日本鬼子

二

男隊員

女隊員

鄉民羣

中國的飛將軍王鐵翼

老鄉紳

景：一個鄉村的郊外，除了幾棵參差不齊的小樹，另外還有一所破廟，鄉村的人們每天都在這裏祈禱，距離這個廟子不遠的一個地方降蓋了一架敵機，敵人的飛行員發現了臭蛋和老農在廟台上，於是開始問他們父子倆打招呼。

老農（把小褂脫下半截，拉鋸似的向左右來回揮展。）臭蛋！

臭蛋（給兒子）爸爸。我在這兒看怪理飛機呢，爸爸，你看啊！這上邊還有一個大紅的太陽呢。

小林 你喜歡這個紅太陽嗎？這是咱們的國旗。

臭蛋 咱們的國旗？不對，人家洋學生們說，咱們的國旗是青天白日的！還有好些個

鋸齒，你看我給你們畫一個。（說着從口袋裏掏出粉筆頭在牆上畫）

松本 那是你們支那旗，我們大日本……小林以眼示意，停止松本的談話。）

臭蛋 日本？你們不是中國人哪？

小林 是中國人，咱們都是中國人。（他們繼續工作着，修理着。）

老農 臭蛋，你這個孩子怎麼不聽我的話呀？

臭蛋 怎麼啦，爸爸。

老農 怎麼啦？我叫你過來快給我抓抓癢。

臭蛋 要行。（說着跑過來給老農抓癢。）

小林 松本！（愉快的），我們的飛機修理好了，又可以飛上天空了。（悲傷的）哀，

可惜我們這一架機器，來了七個人，祇剩下我們兩個……

松本 可是我們倆個人是不是能回得去呢？

活捉日本鬼子

小林！我真不明白，我們究竟爲誰打仗？弄得大和民族的子孫們，連死都不處平安的死在祖國的土壤上。

小林 弟兄！不要太悲傷吧！我們能同去的，你看我們的飛機不是已經修理好了嗎？

馬上又可以騰雲駕霧了。

臭蛋 爸爸，你看，他們倆好像洋學生演戲一樣，嘿，嘿……

老農 真的，臭蛋，前幾天你跟洋學生們學的歌，再唱給我聽聽好嗎？

臭蛋 爸爸，我唱完了，你可得給我買糖吃啊，

老農 好，好，你唱吧。

臭蛋 （唱，日本人呀，不講理，殺我同胞，奪我地，小朋友們，快快來，打倒日本

出出氣，出氣，出氣，出了這口氣！我作小兵，打衝鋒，一直打到東三省，看

你小鬼還兇不兇？……

老農 你也不要太樂觀。聽了這小孩子的歌聲，像寒霜穿我的心一樣。中國的老百姓

，並不像咱們國內宣傳的那樣愚蠢，你想，他們既然個個曉得愛國，那裏甘願助咱們把飛機飛起來呢？

小林 你未免太蠢了，唱歌，他們也不過只是唱唱罷了！假如他們真有知識的話，恐怕咱們兩個人早就叫他們抓起來了，那些會叫咱們這樣自由的怪理飛機呢。

（低聲的）中國的老百姓不但連中國和日本的飛機分不清，連中國人和日本人都分不清，這不是愚蠢是什麼？

松本 哈哈，不是你說起，我倒鬧胡塗了。中國人真是蠢豬……哈哈……

臭蛋 放屁！咱們中國人一點也不蠢，日本鬼子才是蠢豬呢。

小林 對，對，咱們中國人點兒也不蠢，日本鬼子是蠢豬……（轉向老農）老頭兒，

請你在村子裏叫幾個 人來，幫助我們推推飛機好嗎？

松本 他不會叫，把咱們逮……

小林 不會的，萬一當了俘虜，我想咱也不會死……

活捉日本鬼子

松本：要是死不了，那真是好極啦。萬一我要死了，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那懷孕兩個多月的太太，他們，他們又怎麼辦？唉，真不敢再往下想……（自言自語的）

臭蛋：你們飛到那兒去？

小林：我們要飛到重慶去。

老農：是和日本飛機打仗嗎？

小林：喂！是的，你們恨不恨日本飛機轟炸咱們的城市？

臭蛋：（很快的插咀說）恨！恨極了！我逮着日本鬼子，割它的肉炒着吃。

小林：小朋友！你們住在鄉壩頭，又炸不着你們，爲什麼也恨它們呢。

老農：城裏？城裏也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哪。

臭蛋：對了，爸爸，城裏炸死的人也是咱們中國人！你們真要去打日本飛機的？我到

村裏給你們叫人去。（跑下）

松本：老頭兒，你這個小孩兒真聰明。

老農 鄉下孩子，沒有念過書，有什麼出息呀。（遠遠聽見臭蛋叫着「看飛機來，咱們中國飛機要打小日本去了。」同時羣衆的聲音還雜着，隱約的聽到「走哇，走哇，」咱們大夥兒推飛機去。……）

老農 看，我們臭蛋賊了一大羣人來。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跟着臭蛋走。）

羣衆甲 怎麼，咱們中國飛機上，還有一塊狗皮膏藥？

羣衆乙 狗皮膏藥？人家不是說日本鬼子的國旗就是「一塊狗皮膏藥嗎？

羣衆 別是日本飛機叫咱們中國打下來了把。

小林 不是的，我們是冒充日本飛機，好叫它們認不出來……

羣衆 咱們中國不會這樣不要臉，只有日本人才會冒充中國的飛機呢。

羣衆 聽他說話也不大像中國人。

小林 諸位同胞，我聽是南方人，說的是南方話，大家不要誤會，快來幫我們推飛機

活捉日本鬼子

肥。(說着拉松本上了飛機。)

老農 這是，咱們中國飛機，快來幫忙推吧。

(大家正在推着，將要飛起的時候，從廟後傳出救亡歌曲的聲音，『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宣傳隊來了。)

隊長 老鄉們！(站在廟台上)不要推了，這是日本飛機！坐在裏面的是日本人！

老農 好，可叫他倆騙了我們啦。快逮住他媽的這兩日本鬼子吧！(羣衆往外拉松本，小林。松本掏出手槍，要向隊長射擊，一把叫羣衆甲壓過去。)

隊長 老鄉們，不必打他們，我們中國政府對於日本俘虜一向是很優待的。先把它們鎖在廟裏，回頭交給村長好了。

羣衆 我們這些個人真是睜眼睛子，糊塗虫……

隊員甲 怎麼？

羣衆 我們連日本人和日本飛機都認不清楚。

隊員乙 那只是我們宣傳隊沒有把工作做好，沒有把這些問題講給你們聽。

隊長 爲了補救這個缺點，劉同志！（向乙）請你到畫報在這裏，給大家仔細看看，并且解釋給他們聽。

隊乙 好得。（說着把畫同甲釘在廟前。）聽，那邊有人來了。

（雙子，獨服龍，拉着王鐵鋼上。）

雙子 獨服龍！你別打了，真一要真是咱們中國人呢……

獨服龍 我是真正的中國人啊，老鄉。

獨服龍 你是中國人？那你說話我們爲什麼不懂。

雙子 他剛才不是說他說的是南方話嗎？

獨服龍 呆着你的吧，你盤着個耳朵聽出什麼來了？他媽的，上一次我叫日本鬼子騙了

一回，這回說什麼也不上當了，非他媽的把它活埋了不可！

雙子 還說呢，你瞧着個服子，連日本鬼子和咱們中國人都看不出來……

活捉日本鬼子

九

活捉日本鬼子

一〇

獨眼龍 看不出來！誰說的，這回一點不會錯，這個傢伙真是日本鬼子！
鐵翼 不老鐵！

獨眼龍 誰跟你是老鄉？別騙我了！他媽的，上當只一回……
鐵翼 我是和日本飛機作戰，用一架飛機撞壞了它們六架，我的飛機也撞碎了，才跳降落傘下來的……

獨眼龍 胡說！誰湊不可！

隊長 王師志！（向前）你快過去看看。（及聲走到）

老鄉神 盤子，你們在幹什麼？（從後邊走過來）

盤子 村長！

獨眼龍 上美村，因為我放走了日本鬼子，和日本飛機不是罵了我一頓嗎！今天我可活捉了日本鬼子啦！沒別的……

盤子 你真是個獨眼龍！這是甯南中國的飛將軍！

舞眼龍 中國飛燕軍！怎麼！我又弄錯了。該死！

雙子 我說什麼來着。

臭蛋 村長來！

隊長 村長，剛剛逮住兩個日本俘虜……

老鄉紳 逮住兩個日本俘虜？

隊長 是的。

老鄉紳 是不是已經打死他們了。

隊長 沒有。

老鄉紳 那麼……

隊長 現在廳裏。叫他倆出來見村長。

老鄉紳 好極了。恐怕要不是你們諸位趕到這兒，這兩位吃人的野獸早就坐着他們的飛機逃之夭夭了。這裏要感謝你們。

活捉日本鬼子

除 甲 老杜又要不到這裏來，恐怕我們的飛將軍還要多受，這兩位老鄉的苦頭吧！

除 乙 （走過去。）叫誰受驚了。貴姓是？

鐵 翼 我叫王鐵翼，對於這兩位老鄉這樣待我，我倒并不怪他們，我很誠懇的向你們這做宣傳工作的同志們建議，今後多在防空，和中日飛機的標記，以及中國飛行員和日本飛行員的分別方面，多多講給老百姓們聽，不但要講，而且最好有畫給他們看。

老鄉紳 您說的很對，看，他們今天不是已經把畫帶來嗎？

除 乙 諸位老鄉！我們今天不但白得了一架飛機，連住兩個日本俘虜，而且我們中國的飛將軍，平安的從天空降落下來。我們在外沒有酒，沒有肉，來慶祝我們的中國的飛將軍成功，我們大家高呼口號來慶祝吧！

華 衆 贊成！

除 乙 中國飛將軍萬歲！

羣衆 中國飛將軍萬歲！

俘虜 (不期然而然的) 中國飛將軍萬歲！

鐵翼 親愛的同行！(握緊兩個俘虜的手。)你看我們大中華民族抗戰的情緒，够多麼熱烈，你們三島之國的軍閥們，夢想征服我們中國，那簡直是自討苦頭吃。朋友！我不恨你們，我們全中國的老百姓也不恨你們，恨的是你們日本軍閥，我們只希望你們覺悟！

(一片掌聲)

小林 我們只有慚愧。

老鄉紳 請你們先到我家裏休息休息。然後我派人送你們到重慶好吧。

獨眼龍 鐵子！快回去拿槍竿來，順便帶回咱們中國的飛將軍抬到村長家裏去。(鐵子下)

鐵翼 不必，我可以走的。

活捉日本鬼子

活捉日本鬼子

一四

隊長 也好，算是他兩個人給一賠禮吧！

鐵蛋 笑話。

老鄉紳 隊長！讓你們費心把什麼防空套啦，日本飛機和中國飛機的模樣啦，給他們解釋一下，自然，我們不希望中國的飛機常常降落下來，可是萬一有那個事情發生，如果事前不訓練他們，臨時抱佛腳，一定要出叉子的，你說是不？

隊長 村長說的話對極啦。

雙子 來了，來了，獨眼龍快來抬咱們的什麼，什麼，飛什麼……

獨眼龍 飛將軍！

雙子 對了，對了，飛將軍，還是瞎子耳聾尖。

獨眼龍 少說廢話，快來抬吧。

老鄉紳 那末，就請你坐上去吧。不必客氣。

鐵蛋 （向俘虜）你們二位來坐吧！

松林
盤翼

請，你請坐吧，我們可以走路的。

老村長來坐。

老鄉紳

那麼，你是保衛我們祖國領空，保護我們老百姓的生命財產的飛將軍，當然祇有您才配坐呢。

請坐上吧，不必客氣了。

盤翼

好，恭敬不如從命。

老鄉紳

你們幾位先辛苦着，等會講完了到我家裏吃茶。

好得。(向羣衆甲乙)最好請你們二位護送他們到村長家裏去，免得半身出出亂子。(村長，盤翼，甲乙，得送停房下)

羣衆

飛將軍萬歲！

萬歲！

隊長

劉小姐！請你給他們講好了。這位是劉小姐！

活捉日本鬼子

活捉日本鬼子

一六

羣衆 劉小姐！哈哈。

隊乙 大家好好聽着啊！

吳蛋 （向嘈雜的人們）別說話啦，聽人家劉小姐說。

羣衆 小王八蛋，你裝他媽的什麼大人？

隊甲 大家安靜一點。

隊乙 你們知道這張畫，是畫的啥子地方嗎？

羣衆 不曉得。

隊乙 這就是我們的重慶。

羣衆 唱，重慶！嘿，你看那大高洋房子，多麼好呀，街上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買

賣家，多鬧熱呀！

隊乙 你們看看鬧熱罷！

羣衆 鬧熱！

隊 乙 可是現在怎麼樣？

隊 衆 現在怎麼啦。

隊 乙 你們再看這一張，這就是日本鬼子五月三，四號轟炸了以後的情形，洋房，大買賣，都叫它們炸毀了，燒光了，滿街滿巷的人炸的炸死，燒的燒死了，鬪熱得荒涼！老鄉們！難過的我們這個樣子！

隊 衆 日本鬼子！

隊長 劉小姐，你休息一會吧，我接着給他們講。你們大家恨日本鬼子嗎？

隊 衆 恨！

隊長 光說恨是不行的！

隊 衆 先生，我們還怎麼辦呢？

隊長 還怎麼辦？就是靠我們全中國的老百姓，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活捉日本鬼子

老農 先生，我們都是窮人，沒有錢。

隊長 沒有錢，你可有力呀！比方說，你可以叫你的兒子去當兵，替官兵燒水，送飯

……這都是愛國的好辦法。

老農 陳爺，鬧了半天這個樣子就叫愛國呀。

隊長 老伯伯，這樣的愛國方法，你辦的到吧？

老農 唔，辦的到。

羣衆 我們也辦的到。

隊長 好極了，只要大家都辦的到，日本鬼子一定可以叫我們把它趕出中國去！

吳蛋 先生，還有別的影片沒有？

隊長 有，別忙，我就換新畫啦！

吳蛋 又要換新畫啦。哈哈。

隊長 你們看這架上有兩架飛機，你們知道那一架是中國的那一架是日本的？

草衆 壞的是日本的，好的是中國的。

隊長 對，你們怎麼知道壞的是日本的呢？

草衆 它上面畫着一帖狗皮膏藥。像紅太陽一樣。

隊長 對極了，那你們剛才爲什麼還幫忙推日本飛機呀？

草衆 忘啦！（全場大譁。）哼，不是，都是他們父子兩弄壞了，這個老混蛋叫我們推

的，這個小混蛋喊了我們來的。

隊長 不要吵了，你們以後都記着，凡是畫着大紅太陽的就是日本飛機。我問你們，

你們中國飛機上畫的是什麼？

草衆 青天白日！

隊長 對，你們只要看見飛機上有這樣的國徽，大家就要幫忙。

老農 先生，要是日本鬼子冒充咱們的青天白日。

隊長 日本鬼子冒充中國飛機的事是有的，不過，駕駛飛機的人，你們總該認得出！

活捉日本鬼子

薛 衆

我們就是認不出。原先日本是個兒，現在纏綿的它們也有高長子了。說話吧，他們也會說中國話，他們說說的是南方話，我們老百姓又沒有出過門，怎麼能分得清它們說是那裏的話呢！

隊長

這也沒有什麼難處，如果你們真分不出來，最好請你們的村長來解決這個事情。不過，你們不要管它們是那國飛機，只要窩在咱們這個地方，千萬不要馬馬胡胡的放著走，但是，你們對人要和氣不要相魯。

韓 衆

對，還是念過書的人懂事多。

吳 強

先生，咱們中國的飛機也冒充日本的不呢？

隊長

小朋友！咱們中國作戰，向來光明磊落，除了青天白日以外，決不像日本鬼子那樣無恥！

羣 衆

還問你，剛才受了日本鬼子的騙。憑咱們中國愛它那些狗皮膏藥。豈有此理

（臭蛋溜到飛機處把白發鉗掏出，一個人在那裏改塗青天白日，不時看看畫上的青天白日怎樣畫的。）

隊 甲 隊長！我來給他們講，這一張畫吧，（睜着交換了一畫。）現在我來給你們講防空啊。

羣 衆 防空？啥子叫防空？

隊 甲 防空就是保護咱們的天空，不叫敵人的飛機隨便進來殺害咱們。

羣 衆 不叫敵人的飛機隨便進來，那咱們的重慶怎麼會死那麼多的人？

隊 甲 因為他們事先不願意疏散，就是他們不願搬遷下來，許多人又不懂得防空，所以死了這麼多的人。

老 農 先生，要是懂得防空就死不了吧？

隊 甲 當然，懂防空就不容易被炸死，比方說，警報一響，趕快跑到田裏去，叫綠草蓋起來，這樣，飛機上的人就看不見了，如果你再找一個地溝側着身躺在裏面

活捉日本鬼子

活捉日本鬼子

三十一

，還可以避免炸彈的破片和機關槍掃射！

羣衆 先生！我們住在鄉裏不懂得防空也沒關係吧？

陸 甲 住在鄉裏也得懂防空，因為敵機什麼時候也會在鄉村的上空過路，萬一你不懂得防空，頭上都帶着白帕子，（有的把帕子取下）一大羣在一塊兒站着，往上看，說不定它就會拿機關槍掃射的……

吳 蛋 你們看！我把紅太陽改成青天白日了。

老 農 好好聽着，不要胡吵。

陸 甲 前些個日子不是說來場趕場那天叫日本鬼子的飛機掃射死許多人嗎！

羣衆 聽說過。他媽的，日本鬼子真可惡！

陸 長 我跟大家商議一件事，咱們演戲演習防空好麼。

羣衆 好！

陸 長 我用嚮作警報啊。（鳴，鳴……）好，大家散開，每人找個人的地方。（向王劉）

我們幾個人作指導員。給他們糾正一下。

隊 乙 臭蛋！側着身躺着，不要閉着嘴，不然炸彈會把你的心震掉的。

臭 蛋 這個樣子對不？

隊 乙 對了。

隊 甲 不要把手臉露在外頭，你們要記住手臉也反光的。老先生，你這個地方不大好，因為離牆太近，萬一炸彈把牆震倒，碰也得把你碰死。

隊 長 你們幾個人不要離得這樣近，躲在樹下自然很好，不過在樹下挖個防空壕躺在裏面，那就更保險了。沒有解除警報的時候，大家千萬不要亂嚷，更不要起來看飛機。大家把我們演習的情形記在心裏，並且希望你們告訴你們的親戚朋友們。好，（鳴——）現在解除警報，大家可以起來了。

獨眼龍 先生們！村長！請你們去呢。（轉向羣衆）我告訴你們一件新聞。

羣 衆 什麼新聞？

活捉日本鬼子

法提日本鬼子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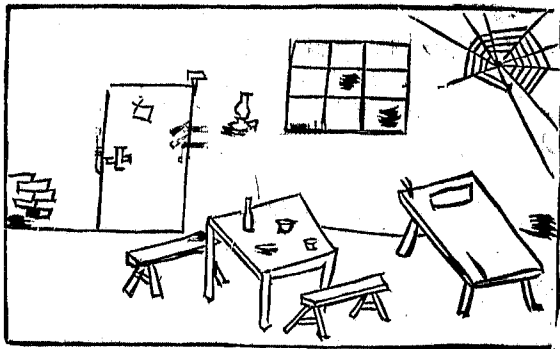
獨眼龍 那兩個日本鬼子跳井死了。

隊長 啊！
(幕落)

至十五女於窗外茶棚作。

自
作
孽

壁 作 自



計 設 沉 沈

自作孽

獨幕劇
孫達生作

時間：一九三九年

地址：成都

人物：劉五——年約廿四五歲，性懦弱無智，身材短小，穿着一套破舊的藍褲褂，

是一個失業的下苦力的人，爲了有鴉片和海洛英的嗜好，弄的面黃肌瘦，因此走上了下流不正當的道路，變成了日本強盜的幫手。

李二爺——年約四十多歲，性粗暴蠻橫陰險奸詐，三角眼，濃眉毛，一臉的麻子，而且左右腮下有一撮毛，長的長長的，他爲了自己的生活，就甘心在慘殺自己的同胞。他穿着黑綢子的褲子，紫絳腿角白紡綢的褂子，不扣鈕子，有一雙很漂亮的涼鞋，配着一雙白絲襪子。

王大娘——王復元的老婆（劉五的姐姐）年廿七歲，性和藹溫柔，有兩個生的結

自作孽

實的孩子，她和她的丈夫辛辛苦苦的在東鄉開成了興隆隆店，收買舊鐵銅爛鐵，維持一家的生活，她穿着一套舊的深藍色褲褂。吳大炮——年約卅五六歲，是拉車爲生，下苦力的而且是個面黃肌瘦的人，但就是有些愛放大炮，說話不負責任，不斷的有點俗裏俗氣的，穿着一條黑褲子，上衣是拉車領來的背心，很清楚地看出上面兩號碼，這證明了拉車的資格不老。

趙鐵錘——王復元的叩頭弟兄年廿四歲體大力壯，是打鐵的老手，因此將他鍛鍊的鋼鐵一般的結實，在他那鐵黑色的臉上生長着一雙大而亮的眼睛，生性愛打抱不平，直爽而且有俠義性，穿着一套破了的衣服，還是王復元送給他的。一件舊的褂子總是搭在肩上，

佈景：——一兩層小的屋子，是劉五與車夫吳大炮的住所，正中牆的右面有一片簾子，是用白土紙糊的，已經看出是破舊，左牆有一張木床，上面有一床破被，一

牙小門在正中的右角，屋中間有一張破舊的方桌，上面有雜亂的破瓷盞碗等，還有兩條長凳子。

幕落：——正是黃昏的時候，聽見外面有警笛聲，稀少的跑步聲，在高空中聽到有飛機聲，遠遠的轟炸聲逼近，屋裏劉五將身子緊緊地躲着窗子，眼睛瞪的大大的，立刻將懷裏的手電筒及信號槍拿出來，很快的跑出去，接着不一會就有信號槍的聲響，隨着就是一陣，激烈的投彈聲，舞台驟降，立刻有一片火光沖天，在黑暗火光中看出這個小屋子也被震塌了！窗子也碎了，牆上的灰泥磚等也掉下來了不少，木頭板子等橫七豎八的在牆上，這時天已經黑了，遠遠看着火光，聽着救火車的鐘聲，夾雜着人們的喊叫呼救，鬧的叫苦連天，表現出炸後的慘慘。片刻那小門輕輕的慢慢的開了，劉五的一個腦袋伸進來東瞧西望，隨着慢慢的走進來，走到床邊立刻將懷裏的東西藏起來，又跑去把門關好，表現很慌張，由窗子向外看了看，才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用衣服

幕

作

幕

三

揩拭了拭頭上的汗，慢慢向床邊，似乎聽到外面有什麼動靜，疑神疑鬼的跑到窗邊偷偷的向外望了一會，還靈頭探探眼睛才放下了心，走向桌邊，不斷的靜靜着忽然看見桌上的茶壺，馬上兩手抱住，嘴對嘴壓着，壺中是沒有多少水，三兩口就乾了，慢慢的放下壺，又立刻隔了一日，甜蜜的壓着最後一滴，坐到床邊上，順手摸着剛才放的手電筒及信號槍，吓的又很快的取出來，眼着，表現出恨與難過，並加着恐懼的情緒，他忽然狠狠的將手電筒擡起來想摔碎它，但手到空中就停止了，想起了什麼似的，忽然聽着解除警報聲，他又吓的去門口望了望就聽着遠遠的有腳步聲，漸漸走近，這時他更表現的緊張，似乎是千百斤重的石頭壓下來了，恐懼的內心裏不住的顫抖着，聽着鐘就知道是吳大炮與趙鐵錘。

吳大炮：（在後台）老弟，一定是漢奸，要不是漢奸我是灰孫子……

趙鐵錘：（在後台）怎麼沒有把他逮住呢？

吳大炮：是呀！我就躲在馬路旁邊，眼睜着兩個火球一個勁的向上放，要不是飛機炸的緊，小舅子才能讓那個狗娘養的跑了呢。

趙：總算他的運氣好，要是叫我趙鐵錘看見了，他奶奶的就別想跑，非拿尿憋死他不可。

吳：老弟你先去，我馬上就來，

趙：好，快點，咳！這也是大哥命裏該着。

吳：（一面罵一面走了進來，將門推開剛要進來忽然掉下一塊米片，吓的三跳三跳啊！）

（看見屋角上蠕動的人影，立刻停止了腳步）誰？你是誰，……你是他媽的……
……真奸嗎？還是……他媽的小偷？是鬼？是人？你……怎麼不說話？好，媽的
我用石頭打你這個王八旦，

劉五：（當他聽到門外有說謊奸的時候，已經把他吓壞了，失去了神經的作用，吓的跑到床頭上眼睛死盯着門，這時他才無力的答出了一個字）我……

吳 你倒他是誰？

劉 我……我是劉五……

吳 (放下口氣) 劉五，好哇！我他媽的找你半天了，可找着啦，(說着很急的走向床邊用力拉着劉五的胳膊)

劉 你……你……你找我幹嗎？

吳 找你幹嗎？你還不知道啊！你他媽的怎麼燈也不點着呵……(由腰中掏出二支火柴來，點着，上燈)

劉 我剛才……(聲)……

吳 剛才日本飛機來的時候，你到那兒去啦？(觀看劉五)

劉 (二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悶悶着什麼)

吳 說嘛！到那兒去啦？

劉 誰……誰……

吳 你，聽的就是你？（肯定而且急急的問着）

劉 我……我沒出去，就在這兒啦！

吳 我來了來這兒找你啦？我找他祖奶奶，王八羔子，簡直不是中國人做的，狗都

不吃的臭王八蛋……（狠狠的罵着）

劉 你……你說什麼？

吳 我罵那個養鬼子飛機打信號的婊子養的。

劉 噢……打信號……

吳 那個王八羔子，我看見他了，就是他……我聽的他……

劉 啊……你……你認的他？

吳 我知道……他當了日本鬼子的孫子，他殺害了多少中國人？他媽的……你知道

不知道？

劉 我不知道！（害怕的神氣）

吳 我知道！我知道！「悲傷的走到桌子旁的椅子上坐下」

劉 你知道什麼？

吳 我知道你的姐夫王復元全家都跪在漢奸手裏，都給鬼子飛機彈炸死了。（悲傷的）

劉 什麼？

吳 （沉痛激昂的）你姐夫的鐵器鋪全家都完了，兩個孩子也燒死了，只剩下了你姐姐一個人……

劉 （想不到的刺激，忽然用力抓住吳大炮的手）這是……真的嗎？

吳 笑話（冷笑一聲）難道說我阻咒着人玩嗎？

劉 啊！（無力的癱在床上演戲的）

吳 你知道嗎？這次炸死了一千多人哪，

劉 什麼？一千多人？一千……多人……（又沉默）

吳

：她媽的頂慘的就是燒死的我……簡直不敢看，（忽然拉着劉五的手）你想想東大街，東御街，鹽市口……就那末燒燒了一大片，人……燒焦了的不知有多

少呢？

劉

：（低頭不語，似乎在思索着什麼）

吳

：現在火還沒熄住呢？嚴嚴着掘出來由死屍就有好幾百呢！還不知道有多少沒掘出來的，我操他奶奶的，這裏面就有出賣祖先的漢奸，替兒子打燈籠，他忘了鬼子炸彈會把他祖先的墳也炸平了！

劉

：（想傷惡懼的情緒）打……燈……的漢奸？

吳

：敢！（他走到床邊）有人親眼看見鬼子飛機到了的時候，漢奸放着電筒，接着就打信號哪！

劉

：看見了？（心中忐忑不停）看見了誰？

吳

：他們訂下了，聽說就要逮他呢！（劉五精神轉驚）逮住了他用刀子挖他的心看看

自作孽

，到底還是黑的還是紅的。

劉：（害怕的吟呻着）啊……啊……（挖他的心，要挖他的心，

吳：（發現劉五的懼怕）喂！老劉……你怎麼啦！

劉：我……沒有什麼……

吳：沒有什麼？你怕什麼？鬼子的飛機早就走了，（想了想）你又沒被炸彈炸着，

劉：對！我記得你往常不這樣胆小啊！

劉：我……有點怕……（我……怕……）（沉思）噢，劉敵，我怎麼就不怕？

吳：現在有什麼怕的？（安慰着）其實說起來誰也有點怕，剛才炸的厲害了，

你獨個跑街去……唉！看！（指窗外）滿天都是火光，到處都是死人，聽着大人

哭小聲……你姐姐簡直快瘋了，兩個孩子一個也沒出來……

劉：別說了……討厭的打斷了吳大炮的話，我誰還死了，

吳：你連連抱着你姐夫癡癡了的屍首，要死去活來的，誰勸也不聽，我想還是你去

「勸她吧！快把她勸到這兒來，省得再鬧出什麼人命……」

劉：我……

：快來，走啊……（攙着劉五）

劉：（不動搖頭）要我走嗎？

吳：（奇怪地）哦！你怎麼不去？

劉：我……（又繼續搖頭）我還是別去吧！

吳：你親親夫弟，你還不去？人家請鐵鏈和復元是即頭弟兄，飛橫走了以後，馬上

就跑了。你……你別不管了，哼，真是笑話。

劉：他們為什麼偏偏住在東御……（怨恨的）

吳：是呀，說好的信號都是向春熙路那一帶打的，可是飛機彈却扔在東大街東御街

這一帶……你不去看你姐姐怎麼對付人呢？

劉：我……我不去……（面搖着頭）想不到炸彈會扔在那兒！

自 作 孽

一一

吳 老劉，你怎麼啦？

劉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站起來看着窗外）我心裏難過死啦！

吳 （莫名其妙）看了半天（嘆）我知道啦，你是怕看見你姐夫的屍首難過是不是？

劉 可是你總得去勸勸你姐姐，免得再鬧上一條人命啊！

吳 別說了，別說了（討厭的又跑到桌旁）我去……待一會就來。

劉 （生氣地）你不去去隨你的便吧！（轉身走下，劉五也急忙趕到門口但無勇氣跟出去）

劉 （眼看著門外，慢慢的走到桌邊，呆呆的坐下來長嘆一口氣）啊！（不自禁的扶著桌子流下了淚）飛機來了會什麼不躲呢？

李二爺（用手敲了劉五的頭一下）喂，怎麼啦？（吓的劉五一跳又沉靜下去）

李二爺（用手敲了劉五的頭一下）喂，怎麼啦？（吓的劉五一跳又沉靜下去）

劉 我……

李 (驚奇地)你這是幹嗎啊？

劉 (抬頭用眼睛看了看李二爺那付刺人銳利的眼睛，又底下慢慢的吐出)我沒幹
什麼，

李 (一隻腳踏在燈上一面說一面點着煙捲)你怎麼不在指定的地點等我？

劉 我……(可憐地)我不敢去……

李 (嚴厲地)為什麼？

劉 他們……(亂推)都在罵我(怯弱的情緒)

李 罵你？

劉 罵壞好，喪盡天良的漢奸？(害怕地)

李 (驚奇地)那麼他們知道你了嗎？

劉 沒有，可是我……我心裏有點胆虛呢，

自 作 孽

李：（放了心）那有什麼關係，讓他們罵好了（逐漸的）

劉：不，我怕……我害怕……

李：你還怕什麼，不沒有給人家逮住，別人也不知道你，（看見劉五的神氣又氣又不笑）你看這種做像，怕成這個樣子啦！

劉：聽說人家還在調查呢！

李：叫這些王八旦調查好了，喂只要你大大方方的和平時一樣別做出這種漢包樣子，還怕調查到你的頭上嗎？（舉起燈盞喝水，但無水，又將盞放在桌上）

劉：我現在覺得不應當做這種事情，做這種對不住人的事情！（痛苦狀）

李：（眼睛轉了轉）唉！什麼應當不應當，不費一點氣力就淨幾塊錢，到那兒找這麼舒服的嘛啊！（由腰中掏出一白紙包來劉五）這是一塊錢的白面，事關你拿了一包，現在再給你一包。（劉五皺着紙包）

劉：白面，一塊錢的白面？只是一塊錢的？

李

本來給你三塊錢的白面，可是公事辦的不太好，這次少給你一塊，（將白面紙包，放在劉五手中，劉五似乎想什麼，呆呆的凝望着，）「再有再多給你加點錢。」

劉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表現着害怕）「嘿！嘿！（冷笑着）」

李

（跑到門口向外看了看，湊近劉五的眼前）你知道嗎？春熙路沒有炸着。

劉

我……不知道！

李

他媽的東御街到炸着了，有什麼用？

劉

（急的跳起來）別說了，別說了……（痛苦的）

李

唉！劉五，這並不是怨你，實在是投彈太不準確了，怎麼會扔到那兒去了，（

劉

聽不起的口吻）

李

我害了他們……（痛苦的）我害了他們……啊……（悲傷）

李

你沒有笑呀，你打信號打的很對，（劉五聽了抱頭跑到窗邊）（安穩似地）哦，

自

作

孽

一五

劉五，這不用經過，第二次就好了，心也就沉住氣了，（摸出一紙條）這是下次的信號（交劉五）

：（急回頭向着）什麼？你還叫我幹這種事呢？

：只要你下次辦的好，往後有差事總會派你的，（冷笑）而且還可以加錢呢？

：（狂笑）派我？二爺，別再說這種話吧，（從床下將手電筒及信號槍拿出來，送到奎二爺面前）這是你給我的，我不能爲了兩塊錢的白面再去做這種昧盡天良的事情。

：（氣憤地）你說什麼？（眼睛瞪得大大的，將帽子向後不推）

：我說我不再幹了，我的姐夫外甥都死在我的手裏，我不能再幹了（癱了似的）

：（猶笑着）哈哈……不幹了，可不能這麼隨便，要幹就幹，要不幹就不幹，

：我以前是不知道，不明白這種利家，要是我知道的話，王八旦才幹，

：（立刻轉移了目標引誘着劉五）哈哈，老兄弟，不幹也容易，可是你上那兒找事

李 劉 李 劉 李

劉 李 劉

做啊！你還要吃，住，吸白面

：我餓死也不幹了，我不能爲了兩塊錢就去害殺人的劊子手，我不能……

：（憤氣地）你真的不幹了嗎？（嚴厲的瞪着服珠子）

：我沒有開玩笑，

：噤！說的到容易，（將一把雪亮的腿叉子由腰裏拔出來向桌子上一插）叫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你不用拿刀子吓唬我，就是拿手槍我也不怕，

：（由腰手掏出了手槍來）手槍也不是沒有，（對準劉五）

：你打死，我好了！你……你……漢奸……（聽見有腳步聲）

：睡！（用力睡了一聲並向劉五招手）你他媽的嚷什麼？（劉五嚇的不言語了走到門口聽了聽馬上回來）劉五我告訴你，放明白點，你的狗命還要不要，哼！幹

不幹由你，不要忘了我李二虎的利害，（說完急忙跑出去）待一會去開會，記住

自

作

孽

一七

了(下)

：(被李二二爺那種突然來的動作所鎮懾，一點聲息都沒有了，只是呆呆的望着李二二的背影，等他跑走後，他才蘇醒過來，外面腳步聲漸漸走近，他趕快把手電筒及信號槍等都藏起來，聽着外面的叫喊聲)

：(在後台哭嚷聲)你們放門我啊！放開我啊！

：(在後台聲)王大嫂，你別這個樣子，就是你再死了能怎麼樣。

：(在後台)我要看看我的孩子，(哭聲)我的天啊！

(劉五聽着姐姐的哭聲欲出去，走了兩步又回來)我要死在一塊！

：(在後台)娘子，你這個樣子有什麼用？人已經是死了，你就是哭一輩子，也不能復活呀！

：(在後台)我活着幹什麼啊！……(趙鐵錘與吳大炮架着王大嫂上，一屁股坐在臺子上，劉五悲傷的站起來要走)

趙 劉五，（劉五站住）你怎麼去？

劉 我不辭嗎？

趙 你要出去是不是？復元和兩個孩子都完了，你也不來看看，你……

吳 （也接著說）你不勸勸你姐姐，這樣下去一定會成了瘋子！

趙 她是你親姐姐，你勸她，她一定會聽你的話，

劉 我……我不是一樣嗎？

吳 哎老劉，你怎麼長！

劉 我沒怎麼，我心裏難過，難過的要死，（悲傷）我想真不如死了好，

劉 （慢慢走到王大嫂面前）姐姐，（無氣息的喊着）

吳 你大點聲，喊她，讓飛機給吓混了，

劉 （聲音稍大了一點）姐姐……

趙 （大聲）嫂子，五弟來看你了，

自作孽

王：（這時才抬起頭來，看見了劉五，像看見了親人似的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手，就哭起來了）啊！弟弟……

劉：（苦痛地）姐姐，你……你……

王：弟弟，叫我怎麼活下去啊！一家人都完了，家產也燒光了，（抱着劉五的手哭著）

趙：哼！前些時政府捐廢銅鐵，我就和復元哥說讓他把櫃上的銅鐵捐一點出去，

可是他總捨不得，現在可好了，人財都完了，

王：弟弟！不是你大哥不捐，你想想咱指望著這點破銅鐵，吃飯呵！啊！這是現實報應嗎？

劉：不，不是報應！

王：孩子，大人，家產都完了，我怎麼再活下去！

趙：姨子，別總這麼想了，逼得你家破人亡的是日本鬼子呵！

王 是的，弟弟，是日本鬼子的飛機炸死了他們，我看見了（瘋狂般的起來）轟的一

聲，就完了，全家完了，

吳 王大嫂，別纏纏過了罷，

王 呵！二哥，叫我怎麼不難過呢，弟弟，你姐夫的頭給炸去了一半，肚子也炸開
了，大保二保都燒焦了，剩下兩條腿，呵！孩子呵！（大哭）

趙 你別纏這麼想了，想有什麼用處？

王 兄弟，我想起來，他們爺兒三個都是死在我的手裏了，

劉 （悲痛地）不！不是死在你的手裏，

吳 是呵！怎麼死在你的手裏呢？

王 爲什麼不是？要是我不大意的話，出了城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趙 是呵！有警報就應當出城呵！（安慰着）

王 前些日子總是有警報，不見鬼子的飛機來，這次……這次我就不在意了，可是

偏偏這次就來了，你想他這兒三個不是死在我的手裏嗎？我把他們害了，

（苦跪地）你別說了，別說了吧！（抱着淑英起來）姐姐！

：老劉，你怎麼呢？

：（抬頭望了望趙鐵錘，眼睛裏流着眼淚）我心裏難過，難過極了！

：難道不是明擺着嗎？不用說是親戚，就是朋友看見這種遭遇不也是一樣難過

嗎？

劉 我受不了啦，（喘息著）啊！（痛苦喊叫）

王 （恢復了常態）弟弟，我應該叫你傷心，弟弟……

劉 不……不……

王 我看見你，就記起了你丈夫對你多麼好。總是偷着給你錢化，你還記得吧！

劉 （更痛心地）我知道……我知道……我還記得。

王 眼看全家都完了，我活着還幹嗎？我求求你們，（瘋了似的）求你們給我一把刀

王 吳趙

……一把刀……（眼睛癡癡的望着）呵！孩子的爸爸來了，（指屋角大家驚奇）怎麼？你頭上破了，呵！血！……大保，你身上的血……二保……你的腿到那兒去了？你們不是人，不是人……鬼……（撲倒地上）

：大嫂，（慢慢的拉起來）

：（向空）日本飛機又來了，又扔炸彈了，你來吧，來炸吧，我給你拚了，（向空中抓來抓去，最後抓着一把就狂笑）哈哈……飛機都完了……（又向床上抓，却摸在床墊上昏過去，趙吳將王大嫂架到床上）

：他昏過去了，叫她在床上休息一會吧，

：啊！天哪！（用手抱在頭搖搖擺擺的向外跑，剛到門口就摔了一跤，爬起來就沖出去了）

：二哥，你出去，看看老五跑到那兒去了？

：不用管他，他今天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老發神經病讓他去好了，（生氣的）

自 作 孽

二三

趙

不成，還是去把他找回來吧，別再鬧出什麼岔子來，吳大炮不高興的跑出去，趙鐵錘起來看了看窗外的火光，咬牙和黃的回來，片刻吳大炮架着劉五上坐在桌旁）

吳

你也安靜一下，隱隱心這樣下去又是一條人命，怎麼辦？

劉

他們……都是我殺的……我殺的……

趙

別胡說八道鬧神經病了，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吧，（按劉五坐下）

吳

（看見窗外的火光）嚟！也够慘了，火到現在還沒救下呢？

劉

到底那個漢奸是誰呵！抓住了一個就好辦了，不招不供用小刀子割死那個狗娘

吳

養的，不然就他奶奶的用鐵錘打成肉泥。

吳

我眼着就向這一帶跑，可是一轉灣就不見了，他媽的漢奸到處都有怎麼會有這

趙

麼多呢？

趙

這還是少了呢，我們剛和鬼子打仗的時候，那才多呢，到處都有，

吳 一個好好的人，爲什麼去當漢奸呢？出賣他祖宗的，

趙 這裏面可有點說處了，漢奸也有好多種呢，有些是甘心當漢奸的，有些是被逼

迫着當漢奸的沒法子才幹的，像是吸白面抽大煙的，爲了過癮就忘記了父母兒

女祖宗三代。

吳 這樣的漢奸等他明白了不是會後悔嗎？

劉 勉強的是賊！他會後悔的……

趙 他們既然不是甘心當漢奸的，那麼等他明白了漢奸的罪惡，一定會後悔，就不

再幹了，那麼就應當到政府去自首……

劉 ；（又突然說出一句話來）是，是這樣的嗎？

趙 ；當然是這樣，自首了以後，政府也不會槍斃了他的。

吳 ；那他奶奶的太便宜他了，我要是抓住漢奸狗娘養的，我用刀子剝他的皮，給

他的腦袋割下來，記得吧？前些日還砍了一個漢奸呢，血淋淋的腦袋滾在地上

，操他奶奶的，

劉：啊！砍腦袋……砍腦袋……（王大嫂慢慢的起來）

王：孩子……家……

劉：姐姐……啊……

王：弟弟，我不應當使你傷心，

劉：別說了，我慚愧極啦！（搖頭抱苦）

王：是的，弟弟，我使你難過，你不能怪我啊，可是我又有什麼法子呢？漢奸勾引了日本飛機來，漢奸打燈號，眼看著全家都完了，全家都完了……

劉：天哪！天哪！我受不了啦，（抱頭）讓我……我……

趙：老劉你怎麼啦？

劉：我沉不住了，我的心口要爆裂啦，好！讓我……

吳：劉五，你這是幹嗎？讓你幹什麼啊？

劉 我不應該，我真不應該：

吳 你不應該什麼？說呀？（急切的追問着）

劉 我……我……（痛苦到極點）讓我……啊：姐姐，我對不住你，……我不應該……

：讓我自首吧！

王 弟弟，你瘋了嗎？你……

劉 （很快打斷王的話，立即跪在他姐姐面前）是我……你打我吧！拿刀子殺了我

好，

吳 你怎麼了？

劉 啊！（痛苦的）我不應該，我不應該當了漢奸，我不該替日本飛機打信號，我不

該叫日本飛機炸死了姐夫和孩子……

王 怎麼？（驚奇地）你當了漢奸？

吳 給日本飛機打信號的是你嗎？（驚訝的）

自 作 孽

趙 老劉，是你？

劉 是，是我；我（他跑到床邊取出手電筒信號槍，還有一包白面）這是打信號的槍，這是一塊錢的白面，我爲了吸白面，抽大煙才幹了這種事出來，我痛心極了，（悲傷）

玉 好，五弟，爹娘瞎了眼……你這不要臉的東西，（用力打劉五的頭）

趙 我說怪事，一說漢奸他就害怕，原來你就是漢奸，給他媽的日本飛機打燈號，（說着打了一個嘴巴）你這不要臉的東西，（還要打被吳大炮攔住）

王 全家都死在你的手裏，留着我還有什麼用？你快一點把你姐姐也殺了吧！讓我也死在你的手裏，（說着撲過來，被趙鐵鏈架住）我求你們放了我啊！

劉 我……我……（呻吟）

吳 瘦子，你……別這樣……

趙 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你這沒有人味的東西！（上去抓了劉五的衣領子）走，走，

劉 二哥，求求你，救救我啊！（吓的跪下）

吳 救救你，那你爲什麼當漢奸？

劉 因爲我不知道啊！我找不到事情，沒有白面吸，我受了人家的騙……爲了過癮。

趙 他的媽的不用說好聽的，

劉 我實在是不知道當漢奸的利害，受了人家的騙，才給日本飛機打信號，二哥，我只打了一次，下次要命也不敢了，求求你們啊！

王 你……你……（向臉上就是一掌）

劉 姐姐你別難過了，我走錯了路，當了漢奸，完全受了壞毛病的害，吸大煙，抽白面，……吸大煙，抽白面……

王 啊！（大哭）媽啊！你生了這個不要臉的東西，（這時外面有腳步聲，大家傾聽，少傾門開了，李二爺走進來）

自 作 孽

吳

：噢，李二爺！

李

：（憤怒的注視着劉五）你還在這兒？

劉

：怎麼？你叫我去開會嗎？你還叫我去打第二十二信號嗎？你，你把你的手電筒傳

趙

號槍拿去吧，這是你的白面，都給你：（給李二爺）

劉

：怎麼回事老劉？

李

：他就是騙我去打信號勾引日本飛機的漢奸，

吳

：劉五！

劉

：什麼？就是他？

李

：是他，就是他，前天，我去買他的白面，他就告訴我，讓我給日本飛機打信號

劉

他騙我，他拿槍吓唬我，

李

：劉五，你怎麼胡說八道起來了，你發瘋了嗎？

劉

：我胡說八道？我發瘋了？我看你瘋了！漢奸不承認，你才是胡說八道，你給日本

當孝子賢孫，你才是發瘋了呢？老吳，老趙，姐姐你們看準了他，他就是勾引日本飛機來炸成都，炸死了那末多的人燒死了你的全家的漢奸！（懼怕的盯着李二爺的手）

吳：好呀！李二你是他媽的漢奸！

王：（冲上來）李二，你這不要臉的漢奸，還我全家的命，（撲過去）

李：（大聲）呸，吓了劉五一跳！啊！怎麼？你們也跟着劉五一樣的血口噴人嗎？

（向劉五）劉五，不要讓飛機吓的滿口胡說八道，你再胡說，我要了你的狗命，（說着就要去摸袋子）

劉：你拿手槍我也不怕，（冲上去抱住李二的手，却被李二用力掙到門口，剛掏出

手槍來却被趙鐵鏈抓住了手腕兩人抵在一起，劉五又冲上來剛撲到李二身上，嘴裏還喊着）你就是漢奸，

王：（冲出去，在外面狂喊着）救命啊，救命啊，抓漢奸啊！抓漢奸！

（立刻扯住了李二的一條腿，使李二不能活動）抓住他，別讓他跑了，

（正在搶槍的時候，劉五撲上來，却正巧勾著了一槍打中劉五的胸前）哦！（呀

一聲撲倒地上死了）

（拚命搶槍下來，但不幸被李二掙扎脫了，剛跑到門口，還沒進去，趙靈鏗立

刻擊）

上那兒跑？（砲的一聲打中了，但是李二爺仍然想掙扎著跑了出去，這時聽見

外面有警察的喊叫和警笛聲，趙靈鏗接著又打了幾槍，李二爺支持不住了，吳

大炮馬上撲上去將李二爺抓住）

（外面的警笛聲人聲漸近）

——幕急閉——